吳醫彙講

司馬溫公曰達則為良相不達則
為良醫蓋以殫其利濟之心窮
通一也夫坐而言能後能起而
行士窮十年待字讀聖賢書
論天下事於經天緯地之業必
講明而切究之夫乃可寧以大

任而不疑醫之為道也於攀夫
天地人之理乘運六氣之驗經
絡府俞之次八脉九候十二經
之分莫不講之熹而論之詳夫
乃可托以死生而不惑是故大易
著講習之文傳記有講論之論

溝之義大矣緬夫軒皇溝自遂
古而造化之秘洩乎沙溝於笑
劉而湯液之用廣乎聖後聖其
合符節他如活人溝章趣祇和
溝溢中河間溝涂解东垣溝
行降丹溪溝兩賢子和溝三

法隱菴今韶之派論六氣中行
是已之傳論三綱講濕補者景
岳講秋燥立嘉言吳又可論疫
証苓友講心與鼓子立不傍墻壁
獨抒心得其餘百家之說或伐
異而黨同或遺收而博採要其

乾隆癸丑仲春桂林蔣楩書
於鴻城官舍

余薄宦江蘇以來凡署中眷
屬苓有疾即延崑山唐君診
治無不應手而愈今將三十載
不著識其醫理之精深且重
其為人之謹愨也爰手輯吳醫
彙講一編請序於余余按閱其書

乃廣搜博採抉擇精詳以補前
人之所未發以啟後人之所未悟然
之八音並奏高下疾徐同轂捆
應至特磬一擊而金石絲竹秩
然不紊是真可謂醫門之鼓吹
矣夫以文會友聖人所訓又又

善論古孟子言之儒者如斯
醫亦宜然軒岐作而之聖也猶
聚君臣於一堂而相為讎難儒
者之業是術者可不有高共
賞而疑共析乎今岑山為醫
林棄鐸領袖群英彙集訂成

集俾斯遁之精微研究益
廣欧陽文忠有曰物常聚
於所好信不誣也吾知風毅
敦龐當必有遠方之士與
感而來者正未有艾也豈
止吳醫而已哉

所攻、攻、者無非講此玉版靈
蘭之奥以期之壽世而濟時診
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操刃
命之貴何如貧鄭重鄭夫依
古以來盜名竊走捷徑未始非
名士也驚黨援王口給未能脫名

醫也經而有實學子斯君實甫

吾吳文獻之邦明理之彥林

立唐君笠山於著述之餘蒐

羅而致之擇其言之雅馴者裒

經成集顏曰吳醫彙講而授之

梓斯誠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蓋樹之懷兆一木之枝其愛博

而貞愫、於學之講真無愧古

人之用心矣推是心也与夫士之

通經致用爲蒼生福乎文弱以

異哉設樂綴數言以弁其首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次壬子桂月

吳趨繆遵義識時年八十有三

自序

粵稽炎暉紀物首垂本草之經雲瑞名官肇啟靈蘭之笈宗傳歷代各立家言派衍迄今尤工蒐錄筐南江氏有類纂之編東逸羅君有彙粹之選惟淵源之有自斯繼述之多人矧吾吳文獻之邦迺良醫薈萃之域韓門昆季擅廬扁之稱葛氏喬梓絡張劉之學新甫啟東廿子前朝之著述已繁生洲路玉諸公

聖代之闡揚亦夥印機草識元儀臨證之慎重讀
書記知在泛學業之深沉凡此各自成書出
自諸家見地康熙時有過君繹之者裒集衆
賢治案合鏤為書名曰吳中醫案此又片善
悉錄一藝必庸旁搜博採而成者也失廣羅
成效固以誌鄉先輩之典型而各持論言亦
以徵諸君子之詣力況乎精是業者高才不
少明其理者卓識自多匿采韜光非乏枕中

之秘靈機妙緒詎鮮囊底之珍凡屬蘊藏可勝惋惜僕謹倣吳中醫案之舊帙更輯吳醫彙講之新編奥義顯詞統為求教長篇短節並曰無拘苟步武之克追期當仁之不讓乃荷同志弗靳輝光共表深思互相賞析或疏往訓既發覆而摘微或出心裁尤領新而標異詮玉版之秘要欣符麗澤之占索金匱之真言胥協盍簪之慶勿謂禁方三十獨推思

邈得其奇須知肘後四編不惟抱朴窮其蘊縱釀花為蜜未免書癖之譏而集腋成裘堪補藝林之闕

乾隆壬子仲秋長洲唐大烈立三氏書於問心草堂

書吳醫彙講後

太史公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於扁鵲倉公列傳各載治驗切脈論病縷析條分詳哉其言之也後長沙太守張仲景出著有傷寒金匱二書是爲醫林之淵藪後學之津梁自漢迄今專門名家著述繼起燦然可觀其間或論說紛紜貪多務得甚至勦說雷同不可枚舉竊謂讀書貴乎得間醫書之造詣尤貴採擇精當取舍在我有所作述務在心得未可拾他人之唾餘以竊取傳會爲能事也而笠

山先生已先得我心矣先生學富思深醫林重之其集前輩名醫及諸同人著作彙爲一編名之曰吳醫彙講而自著諸條考據精詳辨論明快能發人所未發僕受而讀之知是編之集腋爲裘洵可以傳世而行遠矣方是編之初付剞劂也筮山先生旁搜博采下及葑菲僕自曩時從學於松心夫子質疑問難涉獵方書意見所及亦嘗紀載一二數年來奔走風塵此道已存而不論況當珠玉在前益覺自顧形穢既病道少又恐勦說雷同與尋常方術同類而共譏之

也既無以應笠山先生之問而又不能不贊一辭乃白書其所見以附編末太史氏於扁鵲倉公列傳詳載治驗篇終又引老聃之言以爲戒寓意深遠亦先敘後斷之例後人因之遂有卷尾作跋編末後序之作其實皆贅疣也僕非敢效史遷之例而於二者之間其有一得也夫壬子仲冬朱克柔書

朱子研漁不作首序而作後序謙抑之意也惟是拙集不限卷數以俟陸續賜教隨時增訂故未便以此篇殿於編末移置簡端從權也大烈識

凡例

一是集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其有人云亦云者舊籍已繁茲不複贅

一諸公所著各於條論之前分列姓字下註諱號爵里如先世所遺舊稿并註生年卒歲及令嗣某付梓署仿小傳之意也又各分版頁不相連屬以便續增

一凡高論賜光隨到隨鐫不分門類不限卷數不以

年齒次先後亦不以先後寓軒輊以冀日增月益可成大觀或尊居遠隔並不妨郵寄寒廬併登梨棗

一各人之趨向不同集衆說以成書不免或有互異若存此而去彼竊恐印定人眼目非所以云講也苟能各通一理不妨兩說並採惟在閱者之取舍亦擴充學問之一道也

一是集係聚諸同學各抒心得析疑賞奇不襲老生恒談惟其中有泛閱之似乎陳言而味其立意處

必有幾句獨開生面之語不過從頭敘述不得不引舊書之言以為襯幸勿以勦襲目之

一集中諸作或有文辭典雅者亦有簡直隨俗者要惟各適其宜取其達意而已矣文固可諛質亦可傳

一凡新書一出坊間每即翻刻雖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係就先見教者先為付梓現在廣以奉徵正無已時即余拙撰積稿頗繁現因卷帙不勻故亦先刻幾條俟諸同學陸續賜教余亦

漸次補鐫非止限此幾卷便爲完書也購閱者須認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隨補隨翻決非全集願諸公辨之

笠山謹識

吳醫彙講卷一目錄
王雲林
禱告藥王誓疏
葉天士
溫證論治計二十則
陳獻傳
人身一小天地論
顧雨田
書方宜人共識論

吳醫彙講卷一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沈文燮玉調氏校訂

王雲林諱家贊號紱齋毗贈文林郎徐州知州學教授年六十六歲殁於康熙庚寅其篇孫令曾孫繩林授梓繩林名再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

禱告藥皇誓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長至日王家贊謹以清香禱告於藥皇曰竊聞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此列聖所垂之明訓也微氏如家贊生既不辰命復多舛蓋自先祖母五十餘年撫孤植節一綫單傳以迄於今吾父衰齡望八吾母見背兩弟繼殁俱無嗣息贊所生兒女六人亦皆以痘殤孤危至此無日不返躬自責也惟此瘍醫世業謹守家傳凡見諸苦楚無論貧富先懷悲憫耿耿此心惟天可表弟自揣以孺淺之見識荷司命之擔當任大責重豈盡無訛清夜深思愈增憂懼幸而歲戊辰竟得子已巳冬出痘矣庚午又得子今冬又出痘矣家贊向天稽首

未由報答鴻庥誠恐遷善不力惡將蜩集舜蹠之分
間不容髮敢矢誓願爲承先裕後之基址其首重者
恐辱安貧畢生兢守誓不趨時奔耀或遇瀕危之症
悉心療治誓不惜名恕置或遇輕淺之疾即時安慰
誓不張皇顯功或病果疑難學識未到必詳審以待
高明誓不就近貽誤或遇富厚之家誓不倖災攫利
或遇貧困之人隨力救援誓不市恩而沽譽或遇當
道搢紳隨緣調治誓不媚諛以玷祖先嗟乎人命至
重冥報難逃執一得以誤人昧良心而罔利均弗爲

之若知之而自犯之是自絕於天也設家贊世味擾心初終易轍陽譴陰誅交加不悔神祇在上其明鑒之惟是力有所不逮情有所不忍目擊貧病無告煙火不繼之家每有不堪之慘徹底躊躇點金乏術今擬於薪水布施之外量爲留餘製諸藥餌爲救療貧病之萬一猶以母靈暴露力不從心然一安慈魄此事亦誓必爲之也所仰祈者老父壽而康寧優游晚景二子克自振立以延列祖書香以報張太君之苦節則臣願足矣若夫一身之榮辱則家贊命所已定

不敢妄祈不勝戰慄投誠之至

丙午之秋 東作陰騭文頌言畢復命兒輩於祖筆一卷中檢先大父緘齋公禱告藥皇誓疏底稿讀之怦怦心動嗚呼以慈悲爲命脈以神明爲監史以忍辱爲安貧之極致以種德爲詒謀之首務苟非深明於天人相與之微有能如是之憂勤惕厲者乎 東老矣幸食舊德以迄於今綿及曾元識字讀書皆先人之賜也謹錄一通俾兒孫朝夕觀省相與動心忍性溫溫惴惴無忝所生是則予小子

之責也夫孫啓東百拜謹識時年七十有三

此篇誓疏雖非講學之文然非有此實心斯有實學則是此心亦吾醫所宜亟講也雲林先生之後迄今五世矣不僅良醫代出抑且書香相繼安知非此存心之報哉當并卷首以誌我儕講學之一證大烈識

葉天士名桂號香巖世居閶門外下塘所著溫證論治二十則乃先生遊於洞庭山門人顧景文隨之舟中以當時所語信筆錄記一時未加修飾是以辭多俚語亦稍亂讀者不免晦目烈不揣冒昧竊以語句少為條達前後少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論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

溫證論治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胞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蓋傷寒之邪留繫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化熱最速未傳心胞邪尚在肺肺合皮毛而主氣故

云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挾風加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濕與溫合蒸鬱而蒙痺於上清竅爲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症溫熱雖久總在一經爲辨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

點隱隱即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及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速透斑爲要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玉女煎輕則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痧雖未及下焦每多先自徬徨此必驗之於舌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耳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稟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

潛熱達膚驅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温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即成脫症此時宜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呼喚擾其元氣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臥不語汗出膚冷却非脫症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出便爲氣脫之症矣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猶之傷寒中少

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
症變法如近時杏朴苓等類或如溫膽湯之走泄因
其仍在氣分猶有戰汗之門戶轉瘧之機括也大凡
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
到氣纔宜清氣乍入營分猶可透熱仍轉氣分而解
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是也至入於血則恐耗血動
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是也
若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耳且吾吳濕邪害
人最多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

如法應清涼用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過涼蓋恐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滅身寒者不可便云虛寒而投補劑恐爐煙雖熄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慎不可漫然而進也又有酒客裏濕素盛外邪入裏與之相搏在陽旺之軀胃濕恆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與測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較之雜症有不同也

再論三焦不從外解必致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謂其不可下也惟傷寒熱邪在裏劫爍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爲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溫病大便溏爲邪未盡必大便硬乃爲無濕始不可再攻也再人之體脘在腹上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症治之若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輕投苦泄其中

有外邪未解裏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者雖有院中痛痛宜從開泄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世之杏蔻橘桔等輕苦微辛具流動之品可耳又有舌上白苔粘膩吐出濁厚涎沫者其口必甜此爲脾瘅乃濕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土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佩蘭葉芳香辛散以逐之若舌上苔如鼠者胃中宿滯棘澁穢鬱伏當急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募原達出矣

再舌胎白厚而乾燥者此胃燥氣傷也滋潤藥中加

甘草令甘守津還之意舌白而薄者外感風寒也當疎散之若薄白而乾者肺液傷也加麥冬花露蘆根汁等輕清之品爲上若舌白而底絳者濕遏熱伏也當先泄濕透熱防其即乾也此可勿憂再從裏而透於外則變潤矣初病舌即乾神不昏者宜急養正微加透邪之藥若神已昏此內匱不可救藥矣

前云舌黃或濁當用陷胸瀉心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濕熱已有中虛之象大忌前法其膚以

上爲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裏表症必無或存十之一二亦須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皆可若未現此等舌不宜用此等藥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爲滿或寒濕錯雜爲痛或氣壅爲脹又當以別法治之矣

再黃胎不甚厚而滑者熟未傷津猶可清熟添之表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若重之藥當禁宜

甘寒輕劑養之

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純絳鮮澤者胞絡受邪也宜犀角鮮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清泄之延之數日或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陷裏絡即閉非菖蒲鬱金等所能開須用牛黃丸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爲極也

再論舌絳而乾燥者火邪劫營涼血清血爲要色絳而舌心乾者乃心胃火燔劫爍津液即黃連石膏亦

可加入其有舌心獨絳而乾者亦胃熱而心營受灼也當於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則延及於火爲津乾火盛之候矣舌尖獨絳而乾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瀉其腑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燥津急用涼膈散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變可也慎勿用血藥反致滋膩留邪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濕熱薰蒸將成濁痰蒙閉心胞也舌色絳而上有粘膩似苔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加芳香逐

之舌絳而抵齒難伸出口者痰阻舌根有內風也舌絳而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舌絳而有碎點黃白者將生瘡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其有雖絳而不鮮乾枯而瘦者此腎陰涸也急以阿膠雞子黃地黃天冬等救之緩則恐涸極而無救也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舌色必紫而暗刺之潮濕當加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否則瘀血與熱相搏阻遏正氣遂變如狂

發狂之症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衝心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難治

舌若淡紅無色或乾而色不榮者乃是胃津傷而氣無化液也當用炙甘草湯不可用寒涼藥

再有不拘何色舌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輕旋即生者險矣

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屬脾濕盛也或有傷痕血跡者必問曾經搔抓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爲枯症仍從濕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脹大不能出口者此脾

濕胃熱鬱極化風而毒延於口也用大黃磨入當用
劑內則舌脹自消矣
舌無苔而有如煙煤隱隱者慎不可忽視如口渴煩
熱而燥者平時胃燥也不可攻之宜甘寒益胃若不
渴肢寒而潤者乃挾陰病宜甘溫扶中此何以故外
露而裏無也
舌黑而潤者水來尅火爲陰症當溫之若見短縮此
腎氣竭也爲難治惟加人參五味子或救萬一舌黑
而乾者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若黑燥而中心厚

者土燥水竭急以醎苦下之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邊色紫絳者溫疫病初入募原未歸胃腑急急透解莫待傳入而爲險惡之症且見此舌者病必見凶須要小心凡瘡疹初見須用紙燃照看胸背兩脇點大而在皮膚之上者爲斑或雲頭隱隱或瓚碎小粒者爲疹又宜見而不宜多見按方書謂斑色紅者屬胃熱紫者熱極黑者胃爛然亦必看外症所合方可斷之春夏之間濕病俱發瘡疹爲甚如淡紅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此非虛斑

即屬陰斑或胸前微見數點而赤足冷或下利清穀此陰盛格陽於上當温之若斑色紫而點小者心胞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斑黑而光亮者熱毒極熾雖屬不治然其人氣血充者依法治之或有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黑而隱隱四旁赤色者乃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而可救者又有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然斑屬血者恆多疹屬氣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出之時宜神情清爽方為外解裏和如斑疹出而昏者此正不

勝邪而內陷或胃津內涸之候矣

再有一種白痦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濕熱傷肺邪雖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之若未至久延氣液尚在未傷乃爲濕鬱衛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枯白如骨者多凶氣液竭也

再溫熱之病看舌之後亦須驗齒齒爲腎之餘齦爲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走於此處病深動血結瘀於上陽血色紫紫如乾漆陰血色黃黃如醬瘀陽血若見安胃爲主陰血若見救腎

爲要然豆瓣色者多險惟症尚不逆者猶可治否則難治矣此何故耶蓋陰下竭陽上厥也

齒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證見無汗惡寒衛偏勝也辛涼泄衛透汗爲要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爲難治若上半截潤水不上承而心火上炎也急急清心救水俟枯處轉潤爲要若咬牙齘齒者濕熱化風痙病但咬牙者胃熱氣走其絡也咬牙而脈症皆衰者胃虛無穀以內榮也此何以故虛則喜實也舌本不縮而硬牙關咬定難開者此非風痰阻絡即欲作

痙症用酸物擦之即開酸走筋木來泄土故也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而濕濁用事多
死初病齒縫流清血痛者爲胃火衝激不痛者爲龍
火內熸齒焦無垢者死齒焦有垢者腎熱胃刼也當
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腎可也
再婦人病溫與男子同但多胎前產後以及經水適
來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減用之謂恐
邪來害妊也如熱極者有用井底泥及藍布浸冷覆
蓋腹上等皆是護胎之意然亦須看其邪之可解而

用之如血脉之藥不靈又當審察不可固執仍宜步步保護胎元恐正損邪陷也至於產後方書謂愼用苦寒恐傷已亡之陰也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者稍從症用之亦無妨也不過勿犯下焦且屬虛體當如虛怯人病邪而治況產後當血氣沸騰之際最多空竇邪必乘虛內陷虛處受邪爲難治也如經水適來適斷邪將陷於血室少陽傷寒言之詳悉不必多贅但數動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提出所陷熱邪參棗以扶胃氣因衝脉隸屬陽明也此惟

虛者爲合治若熱邪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宗陶氏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重者小柴胡湯去甘藥加延胡歸尾桃仁薤寒加肉桂心氣滯加香附陳皮枳殼等然熱陷血室之症多有譫語如狂之象與陽明胃熱相似此種病機最須辨別血結者身體必重非若陽明之輕便者何以故邪陰主重濁絡脈被阻身之側旁氣痺連及胸背皆爲阻塞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胸胸中痺痛

即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加海蛤桃仁原欲表裏上下一齊盡解之理此方大有巧妙焉

陳獻傳名嘉琛號紱齋長
庠生住虎邱山塘

人身一小天地論

造化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陰分陽也陰爲陽母陽爲陰父陽生於子極於巳而一陰來姤陰生於午極於亥而一陽來復震爲長男屬火火生於寅胞胎在巳巽爲長女屬水水生於申胞胎在亥巳亥爲天地之門戶陰陽之根本也人稟健順之德以生五行之氣隱於五臟見於六腑呼吸即陰陽運輸也津液即雨

露灌溉也光澤卽花木榮繁也耳目卽日月晦明也人身一小天地信哉善觀脈者知陰則知陽知陽則知陰可以心察可以指別可以類求可以意會可以萬全至道淵微莫逾於此順而調之眞氣乃安邪氣乃正反之則病實則氣入虛則氣出氣實則熱氣虛則寒治之若何温涼各隨其候補瀉各有其宜無虛虛無實實無太過無不及上應天光星辰象緯下副四時五行貴賤以明三部九候以察八正八風陰陽升降配天象地之說是在神悟靈機心識微妙者矣

顧雨田名文炤號西疇國學生世居南城下

書方宜人共識說

國家徵賦單日易知良將用兵法云貴速我醫之治病亦然嘗見一醫方開小草市人不知爲遠志之苗而用甘草之細小者又有一醫方開蜀漆市人不知爲常山之苗而令加乾漆者凡此之類如寫生竹爲萎蕤乳香爲薰陸天麻爲獨搖草人乳爲蟾桃酒鴿糞爲左蟠龍竈心土爲伏龍肝者不勝枚舉但方書原有古名而取用宜乎通俗若圖立異矜奇致人眼

生不解危急之際保無誤事又有醫人工於草書者醫案人或不識所係尚無輕重至於藥名則藥鋪中人豈能盡識草書乎孟浪者約畧撮之而貽誤小心者往返詢問而羈延可否相約同人凡書方案字期清爽藥期共曉再如藥引中生薑常寫幾片燈心常寫幾根竹葉橘葉常寫幾瓣蔥管荷梗常寫幾寸余謂片有厚薄根有短長瓣有大小寸有麤細諸如此類皆須以分兩爲準又煎藥宜囑病家各藥各罐勿與他人共用恐彼煎攻尅此煎補益彼煎寒涼此煎

温熱譬如酒壺泡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此說偶見於願體集中竊以爲先得我心故亦摘而贅之

吳醫彙講卷二目錄

薛生白

日講雜記計八則

唐立三

金匱上工治未病一節辯

辯金匱鑿飢之譌

二陽之病發心脾解

維脉爲病論治

張劉李朱後當以薛張吳喻配爲八大家論

醫宜博覽論

王潮悞服涼藥而死其父王應甫毆傷陳若山成訟此案在此節自錄內可考光緒峰替晉青浦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妊娠陰脉小弱論

讀書十則有小序

讀書須看反面

讀書須看對面

讀書須識正旨

讀書必須彙參

讀書須互見

讀書必須隅反

讀書須善比例

讀書須剔錯處

讀書須汰衍說

讀書須辨訛字

餘稿頗繁分卷續鐫

吳醫彙講卷二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　濤文海氏校訂

薛生白名雪號一瓢兩徵鴻博不就所著詩文甚富又精於醫與葉天士先生齊名然二公各有心得而不相下先生不屑以醫自見故無成書年九十而歿此日講雜紀今令曾孫東來所述東來名啓潛字應枚住閶蓮巷即承祖業

在易先天圖三在上在南後天圖三在下在西北與內經之言正合體用互呈生成俱著人身一小天地豈不信哉繫辭釋先天圓圖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數往者順即後天之紀五行相生之謂內經人壽可得百年之說也知來者逆即反五行之相尅者爲相生軒岐治病之秘旨也從後天圖經逆到先天圖位便是金丹大道攢簇五行作用余嘗言人須到得半個神仙身分方當得起名醫二字實非浪語凡大疫之年多有難識之症醫者絕無把握方藥雜投天枉不少要得其繼訣當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氣候之相乖者在何處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藥雖不中不遠矣

讀素問耳兼心腎與靈樞合看則又兼肺可見每竅皆兼五行如天地之互相入者

喻江西才宏筆肆專以大言欺人惟論温則自呈敗缺不少人不知其率混也温瘟二症絶無界限使後學亦往往混讀而不甚分明余故於此三致意焉

長沙夫子用阿膠何曾云妙後人畫蛇添足耳阿膠之用專爲濟水伏流也妙之濟水何在哉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表之熱寒之用裏之寒熱之體言熱病本於寒寒既病而爲熱矣則體用

皆熱也漢之文法如此

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手少陰脈盛是宜妊子之象及并之子亦有之者過此不得亢極爲病比比然也若陰搏陽別已有子也一句虛看一句實看方是女子尺脈常盛寸脈常虛此言陽別者猶云與平日之脈有別至是而寸脈亦覺洪滑故云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

內經夢事雖分臟腑陰陽大要繫繫心肝兩臟爲主何也未有神魂靜而夢寐顛倒者也

唐立三名大烈號笠山一號林嶙長庠生
遴授蘇州府醫學正科住臨頓路

金匱上工治未病一節辨

此節諸家註釋皆隨文敷衍惟尤在涇以酸入肝以下十五句謂疑非仲景原文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意可見矣烈謂在涇所云註脚之說可稱千古隻眼惟是此節專爲治未病而設補用酸三句非皆肝虛之治兼出實脾之法

蓋言肝若虛者用酸補之若實者用焦苦補火以助土甘味直益其土也酸入肝三句與上三句針對尚可爲上三句申明其義可毋謂之謬註脾能傷腎以下十二句無論補脾以傷腎縱火以爍金然後使肝無伐獲益者少受傷者反多已屬不經且於治法亦隔四臟迂迴極矣更脾得補而生肺金來尅木僅隔二臟脾土勝而尅水少火涵木亦隔二臟忘其近者而以迂遠之說强爲穿鑿謬註顯然況凡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者傳俱而虛者不傳

故治肝虛者直補其肝以禦外侮治肝實者先實脾土以防滋蔓此正治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二句愚見亦以爲謬註刪此十四句則下文虛虛實實等句一氣貫穿矣

辯金匱鑿氐之譌

金匱第十三節治邪中上濁邪中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之下魏柏鄉諸本作鑿氐之邪徐忠可諸本作鑿氐之邪(殿本)以鑿字讀作穀字者居多以致金匱心典竟作穀氐之邪矣蓋因梅誕生字彙無此鑿字而

飥字註云麵裂屬故譌以穀字配之而爲難化之物也考康熙字典檠字註云讀與磬同卽以金匱檠飥之邪句實之按飥爲烹調生熟之節則此句當作磬音可曰過食之而停滯應讀檠音磬飥爲是以檠讀穀以飥作飥及竟作穀飥者皆非也

二陽之病發心脾解

二陽者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也其病發於心脾蓋因思爲脾志而實本於心其始也有不得於隱曲之事於是思則氣結鬱而爲火以致心營暗耗吸不能

下交於腎脾土鬱結又轉而尅腎是以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無非腎燥而血液乾枯也且夫脾有鬱火賸表裏相傳胃津亦涸大腸爲胃之傳道故併大腸而亦病也此二陽之病當以燥火之證言在胃則爲消爲格在腸則爲閉爲鞕至於胃腑既燥而脾無以行其津液則爲風消風消者火甚而生風脾憊而肌肉消削也大腸之燥傳入於肺則爲息奔息奔者息有音而上奔不下也四臟二腑交相燔灼陰液盡耗故直斷爲死不治昔王安道以腸胃有病延及心脾顛

倒其說於不得隱曲之故闢而未詳喻嘉言闡發稍明亦但言其所當然而未窮其所以然故更詳之

維脈爲病論治

二十九難曰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越人但有是說而無治法後人以桂枝湯爲治可謂中肯蓋陽維維於陽屬於衛也故爲寒熱陰維維於陰屬於營也故爲心痛桂枝湯有和營衛調陰陽之力適合此例以治也

張劉李朱後當以薛張吳喻駁爲八大家論

自有軒岐越人以來著書立說者不下數百家而久推張劉李朱爲四大家者蓋以仲景首論傷寒立法立方實爲醫祖守眞復以春溫夏熱立言補仲景之未備東垣詳辨脾胃內傷與外感懸殊又補張劉之未備丹溪又專論補陰再補東垣之未備各有見地造爲補闕已有李士材論之曉暢矣而余謂言外感者張劉言內傷者李朱似乎備矣而實有未盡明之薛立齋謂十三科一理概外科閒執成方不窮病本特發內外合一之論又以風會不齊今人虛薄痛戒

寒涼多行溫補此又補丹溪之未備而廣人胸臆者由是張景岳李士材輩著述頗行實皆立齋之餘韻也雖然內傷諸症脾胃獨詳於李氏陰陽分擅於朱薛可謂無遺蘊矣而外感風寒溫熱之外尚有夏月直受暑邪者雖潔古東垣輩以動靜分陰陽似屬近理自有張鳳逵申明傷暑之理蘊特著全書可云見老復有喻嘉言不獨從仲景書中悟出冬溫春溫伏氣爲病於千百年無人道破之書一旦揭其微義誠爲暗中一大炬更悟出秋燥一門拈破內經秋傷於

瀉之誤可稱千古隻眼至此而天之六氣方云大備更有不關六氣而亦屬外受之疫邪諸書中雖亦有所闡發而莫如吳又可直窮變態反覆詳明此又於溥永外感諸家補其未備者也其外載籍充棟縱各有可採之論可傳之方無論醇於此者疵於彼難稱完璧即有腹笥廣博卷帙充盈者要不及薛張吳喻四先生各開生面以補張劉李朱之闕也讀其書不敢沒其功故特以入大家推之

醫宜博覽論

病有常變治亦有常變無不備載於書中固在乎人之善於取裁也然而世人之病不獨變端莫測談非容易更有證出希奇人難習見當此時也將束手而待斃耶抑漫然而嘗試耶載籍極博奇妙不少試舉一二言之辛亥春元墓墳丁沈長觀大腸頭忽出寸許痛苦難忍乾則退落又出又落二十日餘如是者三次就治於外科始有稱爲肛癰者繼則莫能治之一日赴城中王士林家求治士林曰此名截腸病出於夏子益怪疾奇方此時尚可治之再出再落則不

可救矣令以臀坐浸於芝麻油內再日飲麻子汁數盞不數日而愈夫夏子益書今已無傳不過散見於本草綱目王子留心及此其博記可知又亡亥歲春有秦興縣人繆志文被訟管押驟然遇身發胞流水皮薄亳無空隙即行斃命屍屬具揑奉撫臬各憲調發蘇州府審辦邵侯楊公轉行府醫學翁公查議是否毒發有無此翁公以係內科請飭外科查覆闔郡外科皆無以對翁公偶過寒齋談及此事余曰曾見彭用光普濟良方載有虜瘡云建武中南陽擊虜

所得與此證情形悉合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即
療數日必死等語綱目蜂蜜註中亦有是說翁即借
去此書并即申明於內科醫生唐立三家借得答主
詳覆而定案於是縣差之罪得雪設使是時苟無此
書幾成冤獄矣又庚戌冬南營高姓女兩足指忽青
黑紫爛不知痛癢漸延至踝膝踝間請治於外科多
人有云脫疽者有云落腳傷寒者唯有推爲冤業症
者咸稱不治及邀到門陸鳳翼視之云此不成爲病
止服溫通氣血之劑外用臘糟煎洗不數日可愈果

如其言衆皆異之余於附近視症聞之亦異後過陸子詢其故答曰診其脈惟稍濇餘無病象并問其素常畏足過緊因知此症不過血脈受寒冰凝不運於是肌肉潰爛耳此乃切問精詳又不張大顯功殊可欽也又丙午春有海門人王潮患病延醫張勝林用桂附等藥病已漸輕換醫陳若山因王潮面帶赤色身不惡寒用犀角等味涼藥越日即死其父王德甫毆傷陳若山身死本泉憲當公提至省城審辦因余有府醫學之任下余辨識余以傷寒論少陰病裏寒

外熱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通脈四逆湯主之一條與此案前醫所用之藥相符又景岳寒熱篇云凡真熱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病亦爲面赤躁煩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涼下咽必斃等語又與服犀角等藥越日即死相符其爲陳若山誤治而死無疑詳覆定案於是王德甫痛予醫罪得輕減一又己酉歲表甥陸灌園患瘧半年大肉盡削後變黃疸繼而兩膝腫痛大如鶴膝兩股脛腨皆青黑痛甚而冰冷又上下牙齦紅腫形如榴子色若塗硃日漸潰

爛滿口熱如火烙舌亦紅紫而痛湯粥難下病勢可危徧請外科圖治皆云下部陰寒上焦火亢殊為棘手余素不諳外科亦同聲無措一日延山塘劉玉如來云此一症也名曰青腿牙瘡載於

御纂醫宗金鑑如方調治而愈夫醫宗金鑑人所應讀之書也延過外科數位無人或識惟劉子知之多見其有學也即此五病失治則死得治則生一死一生出乎醫手由是觀之書可不覽哉覽可不博哉司人性命者豈僅粗知經絡藥性脈訣湯頭遂可云勝任哉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傷寒一症頭緒繁多自仲景立法立方以來叔和編次無已註釋理蘊爲之一顯迨後續爲註釋者不下數十家互相訾詆殆無底止余謂數十家中吳蒙齋之指掌固爲提綱雖李士材亦以爲善然而奧義深微未由參究方中行起而條辨洵爲卓識程郊倩拾其唾餘徒滋滓衍柯韻伯立言雖暢不免穿鑿至如張路玉周禹載諸君詮發各極精詳又或嫌其叢蔓獨有喻氏之書膾炙人口者以其繁簡得宜通乎衆

耳然以九在證先生貫珠集較之則又遜處矣即如首篇云寒之淺者僅傷於衛風之甚者并及於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滅衛之虛者寒亦不固但當分病症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執虛執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立爲正治法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辨法雜治法等仲景著書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瞭然古來未有何其金匱心典棒行於世并採入

御纂醫宗金鑑而貫珠集一書尚未傳播良可惜哉至於

變通其法而云今昔異宜者如陶節菴高敬峯輩雖亦代有傳書而莫如戈存橘之補天石爲最犁凡四時感症無論正傷寒類傷寒分條辨治各極其妙可謂博而詳詳而約矣其書板廢之後莫之再鏤者余實不得其解欲將戈九二君之書合鐫行世一則由證以立法一則由法以辨證相爲經緯瞭如指掌竊以爲凡屬感症止須讀此二書思過半矣無如力不從心因循未鏤今老矣有志而不逮矣爰紀數語以俟諸同學或有意見相同者否

妊娠陰脈小弱論

內經言手少陰脈動甚謂之有子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曰動曰搏皆有力之象也而金匱復以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者爲妊娠二說何其相反耶蓋內經所云者一謂手中之少陰腎脈血探氣盛故脈動一謂陰得胎氣而強故陰脈搏指而陽脈反與之有別此皆於三月之胎診之始驗其金匱所云者謂下焦之氣血驟爲胎蝕暫似有虧故脈小弱此惟於兩月左右驗之過此則不然矣是以下文有於法

六十日當有此證句由是觀之二書似反而實同也然更以千金所云初時尺脉微小呼吸五至三月數之語合而參之斯得圓通之妙焉

讀書十則有小序

嘗讀喻西昌書有曰邇來習醫者衆醫學愈荒無方之書全不考究有方之書奉爲靈寶云云可知吾儕之學問全在乎無方之書爲根本也然而典墳具在蘊奧良多何以考之何以究之哉聊紀數則以爲引伸之鑰

讀書須看反面

丹溪曰方書瘦胎飲一論爲湖陽公主作也予族妹苦於難產予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黹攢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令其有孕至五六月遂投大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健烈按同一難產而有虛實之別補氣之方反從瘦胎飲悟出故凡前賢議論必明其正義又必於反面攢思方不爲其

所囿可見讀書不可獨泥於正面也

讀書須悟對面

趙養葵水火論曰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予獨曰水生金夫肺出氣也腎納氣也凡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所從從事於肺或壯水之主益火之源肺向水中生矣然接水生金乃金生水之對面也世人但知其一面而不知又有彼一面凡此之類自在人善悟之耳

讀書須識正旨

素問通評虛實論曰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吳鶴皐註云身熱則血敗而孤陽獨存故死烈按腸澼便血之身熱有三一則表邪下陷於陽明藥中加葛根胃氣得升即愈一則陰盛格陽雖爲危候亦有用温藥而得生者惟陰氣已竭之身熱於法不治吳鶴皐但註得孤陽獨存可知陽陷與格陽不在此例也苟使泥於吳註幾疑此症惟有孤陽獨存矣并疑凡身熱者皆死矣故曰讀書須識正旨

讀書必須彙參

李念莪腫脹論引內經實脹四條虛脹二條寒脹三條熱脹一條又五運六氣各有腫脹總有提其綱者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可見諸經皆有腫脹無不由於脾肺腎三者劾按今醫之各有所偏者因看書時不能參考異同以致固於一說遂爲成見張路玉醫通凡例曰從古立言止就一端而論誠哉是言也故引此以爲讀書

必須兼察之法

讀書須立主見

景岳全書關格門歷引經文而曰關格一證內經本言脈體以明陰陽離絕之危證又歷舉越人以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及仲景叔和東垣等以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之非而獨創論曰入迎察六腑之陽氣口察五臟之陰人迎盛至四倍以上此孤陽獨存故曰格陽格陽者陰格於陽也氣口盛至四倍以上此元陰

無主故曰關陰關陰者陽關於陰也若人迎寸口俱盛至四倍以上且大且數此陰陽相離故名關格也總由傷腎傷精陽不守舍離與勞損症不同實即勞損之別名也然按關格二字諸先哲久已相傳爲下關上格矣一旦獨闢爲陰陽離絕之脈證不用於相傳舊說觀此可以開我儕自立主見之一助

讀書必須隔反

王損菴曰內經言溫癘在臟者止以風寒中於腎言單癘者止以肺素有熱然冬令之寒既得以中於腎

則其餘令氣之邪又寧無入客於所屬之臟者既肺本氣之熱爲瘧則四臟之氣鬱而爲熱者又寧不似肺之爲瘧乎此殆舉一可以三隅反也烈按內經止說得冬令之寒而損港即於冬令推到春夏秋令氣之邪內經止說得肺素有熱而損港即於所臟推到心肝脾腎可見讀書貴乎隅反不可固執一說也

讀書須善比例

喻嘉言治金鑑一案曰觀其陽症陰症混在一區與兩感傷寒無異仲景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

不同又曰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於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而愈烈按春温之症本無兩感嘉言以其病情同於兩感而即以仲景之方比例治之真所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也今人奇疾甚多治法宜從權變故引此以為比例之法

讀書須剔錯處

王安道內傷餘議曰東垣內外傷辨有曰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也又曰勞者温之損

者温之惟宜温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內經曰温能除大熱耳按除火二字靈素難經未嘗言而東垣每每言之又勞者温之所以調其飲食適其起居澄心息慮以待其眞氣之復常也禮記所謂柔色以温之正與此同今東垣謂宜温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爲損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熱爲內經所云而徧考內經並無此語此亦不能無疑者也 烈按東垣乃醫中翹楚尙有舛錯內經之處況其他書哉讀書者豈可苟焉從事哉故引此以爲一鑒

讀書須汰衍說

張會卿曰瘧疾一證內經言已詳盡後世議論頗多反滋疑貳茲舉陳氏三因之說以見其槩如內因五臟之瘧在內經所言不過爲邪在何經之辨原非謂七情所傷也再若不內外因或以瘧邪亂神卽致狂言似鬼者有之豈鬼祟果能爲瘧乎至若胃瘧旣云飲食明是內傷且凡先因於瘧而後滯於食者有之未有不因乎外邪而單有食瘧者也陳氏之說旣以三因立論故不得不敷衍其說不知響影之談不但

無益而且亂人意見烈按此類之衍說甚多如士材之診家正眼每脈中必以寸關尺爲主病甚至將遲數之脈亦復分之而云寸遲土寒關遲中寒尺遲火衰夫三部之脈數則俱數遲則俱遲如何提出一部之獨遲獨數以爲主病乎此亦景岳所謂改衍其說也諸如此類不可爲其所惑

讀書須辨訛字

喻嘉言秋燥論田生氣通天論謂秋傷於燥誤傳傷燥爲傷濕解者竟指燥病爲濕病遂至經旨不明烈

拔此一字之訛而有毫厘千里之謬諸書中傳寫訛字頗多讀書者自須具眼

吳醫彙講卷三目錄
孫慶坰
石芝醫話 計十二則
傅學淵
管見芻言 計八則
江朝宗
核骨踝脛腨踹辨
唐迎川
爛喉丹痧論

藏腑受盛辯
大溫中飲炙甘草湯合論
論柴胡
論犀角升麻
辨紫草之僞
辯鑿金之訛
周思哲
大豆黃卷辯
瘟疫贅言

蔣星塢

谷論丹溪景岳相火大意

升降出入說

寸口跌陽緊脈不同論

中腑中臟辨

吳醫彙講卷三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程德銓峻天氏校訂

孫慶增名從添號石芝常熟人遷居郡城葑溪年七十六歲於乾隆丁亥所遺石芝醫話今令姪孫名森字天桂節錄付梓

石芝醫話

人之生命天氣最急地味次之二時不呼吸絕天氣而死七日不飲食絕地味而死此其緩急可知也保命當先納天氣以接元氣食地味以納天氣素問曰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人身之否泰與易理相同地天則泰天地則否耳兩竅目兩竅鼻兩竅合爲坤象鼻之下人之中也口一竅前陰一竅後陰一竅合爲乾象頭至唇不動地道也口至足皆動天道也頭之上天足之下地人身上下合之故能中立逆之則泰順之則否理所當然人自不察耳

人身前面可動者陰用陽也後面不動者陽用陰也故曰前抱陽後負陰

西洋自鳴鐘以比人身氣血之周流最爲切肖
水不升爲病者調腎之陽陽氣足水氣隨之而升火
不降爲病者滋心之陰陰氣足火氣隨之而降則知
水本陽火本陰坎中陽能升離中陰能降故也
火上浮則右尺虛不獨腎寒尺虛食下行則右尺大
不獨腎虛尺大蓋以命門大腸同居於下也
氣之性善升而易散者與固養氣之妙法惟靜存守
中善養氣者矣血之性善降而易凝和與溫養血之
妙法惟運動調中善養血者矣

臟病入腑即愈惟咳嗽症入腑即危蓋肺與大腸爲表裏胃傷則飲食不進故也

經寒絡熱者温經清絡絡寒經熱者温絡清經但經直絡橫温甘通經辛香通絡爲別

傷於情志和肝開心醒脾解鬱爲主然必緩治用輕藥漸可向愈重藥則反傷胃陽元氣不復血氣耗散矣

口授丹方無不診張效驗而又藥物輕賤便於採取故人樂於聽聞不辨病之陰陽表裏淺深虛實漫以

試之禍不旋踵者多矣鄉愚之人往往蹈此哀哉
看病認不眞切則靜坐思之總於望聞問切四者中
搜求病機必有得心之處胸中了了用藥方靈若終
於疑惑而勉强投方竊恐誤人性命也

傅學淵名存仁號約園國學生住封門外狹河

管見芻言

春温夏熱秋涼冬寒時之正也而風實應之凡治感冒取用表散自宜隨時制方若應熱反涼病隨時變施治尤貴圓通至久晴久雨燥濕異宜臨症更宜留心不可緊執常例

凡外感病挾食者頗多當思食爲邪裹散其邪則食自下若雜消導於發散中不專達表胃汁復傷因而陷閉者有之至若風多挾暑濕寒或挾燥火或惱怒

或勞倦或房事及肝氣宿痰諸血症皆外感病之不
無有挾者所貴隨症制宜斟酌盡善庶無差誤也
凡內傷病損上損下損及中州在氣在血在腑在臟
用藥補救宜專在宜的對無論已設或挾有外感最
當留心補虧即不可施當以輕劑調停庶不致粗疎
誤事其有上損宜治下下損宜治上或砥柱中流或
作隔二隔三之治古人具有良法可師不敢多贅
病變無常方難執一然無定之中自有一定之法此
即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之道也蓋離規矩不可以爲

方圓執規矩亦不可以爲方圓每見前人用古師其意而不泥其方或採取其二三或減增其一二得心應手方推能事

君臣佐使制方自有定法然品味不可拘泥陸淸獻曾論仁義禮智信隨時迭相爲用此之醫家之於君臣佐使也有然卽如參苓朮草四君子隨症從宜因時取用當亦如十二律之旋相爲宮也

寒熱溫涼有一定之藥無一定之治入腑入臟或補或攻其氣味與性不可不細按也故有正用亦有反

用有獨用又有兼用併有活用借用之不同如用寒可以治熱反用可以入寒獨用寒而熱可除兼用寒而熱可制微行消導大可和中稍藉清滋自能表汗瞞反焉而取資無盡矣

外感內傷爲證治兩大關鍵然去其所本無復其所固有兩言可盡之也蓋六淫外襲身中氣血日失和平一切外感有餘之症有須汗吐下和之治皆是去其所本無也若七情受傷臟腑臟有虧身中氣血日就虧耗一切內傷不足之症有須滋填培補之治皆是

復其所固有也

讀古人書須識其補偏救弊一片苦心互相牴觸即是互相闡發處所貴多讀多看融會貫通由博反約以求理明心得臨症無望洋之嗟是已若好爲指摘棄瑜錄瑕殊失欽承前哲之道至矜家秘而執成法頭痛醫頭尋方覓藥一切無方之書置之高閣此又孟浪之流不足與語斯道者矣

江朝宗 名誠立件
平江路

核骨踝脛腨踹辨

靈樞經脈篇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

汪訒庵註核骨俗名孤拐骨足跟後兩旁起骨也

按張景岳曰核骨即足大指本節後內側圓骨也滑氏言孤拐骨者非李士材亦宗之當以張李之註爲是汪註未確論詳下節

上內踝前廉

汪註脛兩旁內外曰踝　按字彙踝字華上聲俗有從其便者即從旁讀作果音諺云脚果骨當即此字孤拐骨亦即此也汪註以踝爲核骨而以脛兩旁爲踝夫脛者膝以下至足之總名俗名小腿者是也與俗名大腿之股相配是四肢中分出之四大名目上肢曰膊曰臂下肢曰股曰脛也故皆從月若踝者近足之突骨也故從足若曰踝在脛下則可而謂脛旁即踝未可也

上踹內

按腨字張景岳類經及汪訒庵類纂李士材知要皆刻從足類纂註先曰踹音短足跟也又曰一作腨音善足肚也此因誤刻從足故其言歧疑無定類經與知要皆註足肚曰踹此註不誤而字之從足者皆誤刻也按從足之踹字考諸字彙字典玉篇皆曰足跟也脈由大指而上內踝已交於脛自此上行則在脛中矣豈有反下入足跟之理哉若入足跟當用下字不當用上字而曰上踹內矣故知其誤刻從足也

循脛骨後

統繹四節自核骨而上踝自踝而上腨自腨而循脛骨後可知踝在腨之下而脛不在腨之下矣欲明經脈必當明其部位雖分寸不得混淆也

唐迎川名學吉號載張吳縣
醫學訓科住西城橋

爛喉丹痧論

近來丹痧一症患者甚多患而死者亦復不少世人因方書未及治亦無從措手或云辛散或云涼解或云苦寒泄熱俱師心自用各守專門未嘗探其本源接仲師金匱書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文細繹其義實與此症相類何會心者之絕少耶惟是升麻鱉甲湯蓋以升麻升透鬰毒鱉甲泄熱守

神當歸和血調營甘草瀉火解毒正內經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之旨而內有蜀椒雄黃似當加於陰毒方中或因傳寫之訛耳一轉移間則於陽毒陰毒之義尤爲貼切而人之用之者亦鮮疑畏矣今如遇此丹痧一證當於經義詳之毋謂古人之未及也不揣愚陋用敢質之同人

臟腑受盛論

讀難經四十二難有臟腑之長短輕重廣狹受盛之數余竊以爲未必然如人輕重長短不齊飲食多寡

不一即可類推也即長短尚有以中指屈曲而取寸節之罫角以量之論而受盛水穀之升合迥然各異可見吾儕看書要在圓通活潑未可拘泥成說也

大溫中飲炙甘草湯合論

閱景岳新方中於大溫中飲方下有從補血之散雲騰致雨之妙仲景猶所未及句竊謂傷寒方中仲師用炙甘草湯有桂酒地麥膠麻之品非陽根於陰汗化於液雲騰致雨之妙乎來可謂其未及也

按柴胡爲少陽藥者因傷寒少陽證之用柴胡湯也夫邪入少陽將有表邪漸解裏邪漸著之勢方以柴苓對峙解表清裏的爲少陽和解之法而柴胡實未即定少陽藥也蓋以柴胡之性苦平微寒味薄氣升與少陽半表之邪適合其用耳乃有病在太陽服之太早則引賊入門若病入陰經復服柴胡則重虛其表之說此恐後人誤以半表半裏之品爲認病未清者糢糊混用故設此二端以曉之也不觀之景岳新方中諸柴胡飲柴苓煎柴胡白虎鼈諸方信手拈用

頭頭是道是誠知柴胡之用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再古方中有逍遥散之疎解鬱熱歸柴飲之和營散邪補中益氣湯之升發清陽提邪下陷疎肝益腎湯之疎肝清熱養陰透邪其妙難於僕數何至重虛其表乎余於風邪初感之輕症及邪氣淹留表熱不解之久病用之並臻神效奈何將此有用之良品拘泥成說而畏之即用亦準之以分數竟至相沿成習不得不為置辯

論犀角升麻

按朱南陽有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說以其同於一透也朱二允以此二味升降懸殊爲辯余謂尚非確論夫犀角乃清透之品升麻乃升透之味一重於清一重於升其性不同其用自異未嘗聞有異而可代者也若夫風寒壅遏疹點未透者斯爲升麻之任而温邪爲病丹斑隱現者又係犀角之司如以升麻爲代其肺氣熱者必致喉痛甚增喘逆營分熱者必致吐血輕亦劒宣其誤若此豈可代乎又角生於首故用爲透劑二允以爲下降之品亦不可不辯余非

敢輕議前輩實出婆心之不禁耳故謹論之

辨紫茸之僞

痘科所用紫茸卽紫草之嫩苗也活幼新書云紫草性寒小兒脾實者可用脾虛者反能作瀉古方惟用茸取其初得陽氣以類觸類用發痘瘡今人於前四朝涼血利竅則用紫草若痘局佈齊後改用紫茸以血熱未清於涼血中兼寓升發之義也今肆中所用色紫而形如松膏者乃係洋內樹脂與紫草茸迥異醫俱不察而用之不可不急爲之辨

辨鬱金之誤

鬱金一物出於川產野者色黑不可多得其川中所種者皆係外白內黃即今人誤呼爲薑黃子者也至肆中所用川鬱金乃裁薤中揀出裁薤之子因其色黑與川中野鬱金相似而混之也醫俱不究反以川中種本之黃鬱金謂廣鬱金或謂薑黃子殊堪捧腹余於弱冠時入川即曾深究此品當以種本之外白內黃者爲是勿泥薑黃子之說而廢之

周思哲名桂號香林

大豆黃卷辯

大豆黃卷古人罕用本草載其性曰治濕痺筋攣膝痛五臟不足益氣宜胃破婦人惡血除胃中積熱消水氣脹滿卽金匱虛勞門薯蕷丸於氣血並補方中佐之後之著方解者有宣發腎氣之論亦未謂其發表也近來誤作表藥者其故何歟蓋因吾吳人喜服輕方而昔之治病俱於醫家取藥有云馬元儀先生預用麻黃湯浸豆發蘗凡遇應用麻黃者方開豆卷

俾病家無所疑懼渠得藥投中病曲以兩全此心亦良苦矣後醫不明細底竟認豆卷與豆豉同類公然影射作爲表劑但肆中豆卷豈亦有麻黃湯淺發者乎即以格致之理論之豆得水而發蘖或能些微宣濕亦不能爲通用表藥也若用二三錢之豆卷即可表汗世人以此爲蔬菜者每食盈簋何不汗至亡陽耶一笑

瘟疫贅言

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固病之常若夫疫者穢惡之氣

互相傳染吳又可論之詳矣惟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謂既由口鼻吸受肺爲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熱毒肺金所畏每見此症之身熱先有憎寒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有徑入心胞者所云厲氣無非瘟熱是以喻西昌所講瘟溫二字未嘗區別蓋亦有見乎此耳況所云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總不脫一毒字者其爲瘟熱意在言表矣更有患此病者縱飲冷水亦能大汗而解此非熱毒之明驗乎至

於疫邪雖解而肺蓄餘熱每多咳嗆肌熱自汗等證亦所謂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徵也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熱毒飲其水者多發疫痢以痢門常法治之無効余於治痢方中加以貫衆之苦寒解毒無不應手取効此亦熱毒之一驗也合併志之

蔣星墀名廷秀號沁如吳
岸生世居飲馬橋

合論丹溪景岳相火大意

丹溪論陽有餘陰不足所謂陽者相火也景岳駁之謂陰有餘陽不足而著相火以位之辨各樹旗幟幾如冰炭之不相入矣嘗舉二者參之丹溪大旨根周子主靜立說謂相火一動則五志厥陽之火並煽煎熬眞陰故東垣目爲元氣之賊此論相火二字專從後天之變動者言與景岳之主命門有源流之別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考前哲如

褚氏趙氏人生先具命門及相火行陽二十五度之語參之景岳所云相得益彰益靜而守位者此相火靜則温養動而无方者亦此相火動則燔灼譬之天與日太陽之火也雖烈而不能焚物以陽燧取之不過星星之火其用即可燎原故景岳之說曰也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丹溪之說曰而火也飛走狂越莫能禦之今將指曰爲火固失之而指火爲曰亦豈云得乎陰陽應象大論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與少之別即兩家宗旨所分故必合兩家所論義始完

備若偏執一說於道失之

升降出入說

素問六微旨大論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嘗謂傷寒所論傳經即是出入精義蓋正氣之出入由厥陰而少陰而太陰而少陽陽明以至太陽循環往復六淫之邪則從太陽入一步反歸一步至厥陰而極此邪氣進而正氣退行不復與外氣相通令韶張氏謂之逆傳葉葵趙氏謂之鬱證即此義也故開闔樞三者乃其要旨夫分言之爲出入爲升

降合言之總不外乎一氣而已矣觀東垣脾胃論浮沉補瀉一圖以卯酉爲道路而歸重於蒼天之氣考其所訂諸方用升柴苓澤等法實卽發源於長沙論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以引而伸之所謂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雖內傷外感殊科而於氣之升降出入則總無以異耳王氏曰凡竅橫者皆有出入往來之氣竅竪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蓋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人不見氣如魚不見水上下九竅外而八萬四千毛孔皆其門戶也氣爲之充周而布護雖

有大風苛毒莫之能害是故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陷者有入而無出下陷者有降而無升此升降出入四字爲一生之綮繫百病之綱領

寸口趺陽緊脈不同

詳考傷寒論中寸口之緊與趺陽之緊雖同曰緊而義自各別蓋緊見於寸口是客邪所致之病脈緊見於趺陽趺陽是胃之本脈平脈篇云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又云趺陽脈浮而數浮爲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夫緊則爲寒數則爲熱既曰數又曰緊不幾

寒熱混淆歟盧子繇疏云緊則爲寒爲其嫌於無陽蓋此寒字非寒邪之寒針對陽字而言乃是形容無陽意思無陽者無胃脘之陽也即所云知陰常在絕不見陽意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以尺脈言是腎陽此以趺陽言是胃陽人以胃氣爲本故診趺陽須知遲緩診寸口當求濡弱皆胃陽敷布之象即經文無胃氣曰死之要旨耳至於寸口脈浮而緊寸口脈陰陽俱緊此緊字以寒邪言細參之要自有濡弱者在所謂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爲五臟六腑之主脉之骨

也不得與趺陽之緊混同而論

中腑中臟辨

病機機要云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腑臟二字實是指經腑言腑無汗法入臟亦豈有下法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此臟宜補腑宜通之要旨也考長沙三百九十七法邪歸中土乃可議下其少陰急下三條指轉入陽明腑證者言仍是土鬱奪之之義如已臟眞失守而復瀉之是虛虛也古於汗下之

法禁剏綦嚴豈宜如是之倒行逆施乎觀其論中脘
曰脈浮惡風寒則明是中經論中臟曰大便秘結則
明是中腑辨名正誤庶於立言之旨有合云

吳醫彙講卷四目錄

沈受益

人身一小天地亦有南北兩極論

命門脈診辨

沈悅庭

治肝補脾論

沈實夫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解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解

膀胱上口論
五苓散解

沈思劬

辯素問濁氣歸心之訛

周蘊石

祖氣論
連珠計十首

吳醫彙講卷四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倪士俊南吉氏校訂

沈受益 諱謙號牧菴儒而以醫聞縉紳先生常詩文往來當道亦多契合然非治病不輕入室生三子長笠舫業儒兼通醫學府庠歲貢生選卓雅集行世次兗庭考授吏目以醫聞次澹所著庚庚生聰聰修職郎漂陽縣學教諭有友晉閣梅行世長孫旭孝芸齋並登科甲次箬相國學生好醫未嘗釋卷而不臨證次丹山實夫嘗會孫思邈維祥俱業醫先生年六十四歲歿於雍正壬子世居葑溪烏鵲橋東

人身一小天地亦有南北兩極論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間日月星辰之周流循環而不息者有南北兩極以爲樞紐二極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星動而極不動動主於靜也靈樞五十營篇曰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一呼氣行三寸一吸氣行三寸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滿水皆盡脈終矣夫人之營衛運行無極以統之焉得常周不休心主與命門即人身之南極北極也心者神之舍也神藏不露而無爲五藏六府之運行

莫不以心爲君主故經言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心之元神卽天之南極也命門一點爲生氣之原藏於兩腎中間以爲十二經脈之根本必須鎖鑰閉固卽經所云陰平陽秘精氣乃治腎之元氣卽天之北極也天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位乎南下爲陰而南爲陽居陰位之陽也人之心君位乎腹之上腹爲陰而上爲陽亦居陰位之陽天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位乎北上爲陽而北爲陰居陽位之陰也人之命門位乎背之下背爲陽而下爲陰亦居陽

位之陰天之二極對待以爲中樞而後運行不息人之心君與命門亦必神氣相合而後營衛得以周流不息顧靜者動之根也心爲十二官之君主而主乎靜定命門爲十二經脈之根本而主乎秘密是即兩極之居其所而不動也

命門脈診辯

張景岳云焦胞絡命門辨云命門爲陽氣之根故隨三焦相火之脈同見於右尺按命門居兩腎中間即人身之太極乃陰陽之根底既爲陽氣之根亦爲陰

氣之根景岳真陰論云命門之火謂之元氣命門之水謂之元精論理並無偏倚及至論及脈位則但將右尺以候陽氣之根將謂左尺不可以候陰氣之根乎將謂陰氣之根亦於右尺診之乎將謂命門但候元氣不必候其元精乎此景岳之偏於温補其誤即在於此所謂差之毫厘者也按命門原氣稟於有生之初得父母之兩精相合而化形如露珠之一滴升於丹鼎之上以爲生身立命之根天地陰陽五行之精亦即妙合於是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由此而生不

可以言水火并不可以言精氣乃精氣神三家會合而始成此一點莫可名言而曰命門指人身有生之根天之所命而名之左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之謂歟命門一點藏於兩腎中間以運行陰陽之氣全藉腎中陽氣陰精以爲之養在有生以前則精氣生長於命門在有生以後則精氣之生於命門者命門反須精氣以養焉精氣不足猶可峻補以救之至精氣大傷而命門生氣之原絕則非補精氣之所能挽回故言至水火精氣已屬腎陰腎陽而

非命門矣夫命門爲生氣之原非特右尺不能候即兩尺亦不能候且六部俱不能候是當以難經爲斷也八難曰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此五藏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絕於內也獨是一難獨取寸口以決死生而八難言寸口脈平亦死是何其自相悖謬乎蓋寸口爲脈之大會可決死生乃穀氣之變見後

天有形之可脈也生氣之原絕則寸口脈平猶死乃元神之聚散先天無形之不可脈也然則命門之絕將不可脈之而已乎經曰望而知之謂之神在醫者之以神照神乃神聖之能事誠非下士之所能窺測而以右尺爲診則固知其非也

沈悅庭諱卓士號越亭受益先生次子年五十二歲歿於乾隆壬申餘詳受益公下所遺此稿令令姪箸鼎暨姪孫思劬維祥協祥付梓

治肝補脾論

金匱論治肝補脾肝虛則用此法此指肝之陽虛而言非指肝之陰虛火旺而言也肝陽虛而不能上升則胃之生發之氣脾無健運之力而水無土制腎水之陰寒得以上制心陽周身陰盛陽衰而純乎降令則肺陰之金氣盛行肝陽之生氣愈病矣必得補土之陽以制腎水之陰寒則心陽無水以尅而火盛火

盛則肺金陰氣不行不至陰肅降令從右行左以傷發生之氣則肝木之陽氣自必暢茂條達矣古方用逍遙散治木鬱土中以宣陽氣是肝木陽虛而用治肝補脾之法者也乃後人用以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則以升令之太過者而復升之宜其有升無降而至厥逆矣蓋一陰一陽可不明辨哉其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如血虛宜滋水虛則補其母也火旺則苦泄實則瀉其子也氣升上逆則降氣以金制木也其與治肝補脾之法正相反豈可混治耶

沈實夫名果之號橘園受益孫筮舫子悅庭雁國學生輯醫學希賢錄十卷未梓年四十七歲殁於乾隆乙巳所遺此稿今令嗣維祥協祥付梓維祥名家熊協祥名家羆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解

按王太僕註四維爲血肉筋骨吳鶴皐註四維爲血脈筋骨以是四者維持一身以註維字之義馬元臺以血脈筋骨於四字未妥因註四維爲四肢汪訒菴以王註之血肉筋骨馬註之四肢俱於代字無著因註四維爲四時諸說紛紜不一顧四肢腫而愈者甚多未可便云陽氣乃竭至血脈筋骨及四時之說又

腫病中從未論及竊思四維之見素問者屢矣氣交變大論曰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敷折之政五常政大論曰其告四維故王註以四維爲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之位也及後世馬元臺吳鶴皐等註此二篇之四維亦俱宗王註四隅方位而說是四維當作四隅解一定而不移矣四維相代當作人身之四隅解亦無疑矣蓋言腫之起於前後左右者自此至彼一身盡腫陽氣乃壞極而無存矣四隅盡腫者即脥突背平缺盆平足心平之類是也丹

溪以此二句爲衍文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亦不知爲不知之義也但無此二句則語氣未全且於義理亦未周足至注訓藏以陽氣乃竭之竭字作壞字未知本於何人竭之與壞其義不甚遠姑置不論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解

王太僕註曰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閟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王太僕爲註釋之開山宋元明歷代諸家各仍其說莫不以津

液、卽爲漉便、殊不思氣化則能出者、言膀胱之津液、得太陽之氣、而後能出於皮毛、非津液下出之謂也、且津自津、液自液、小便自小便、逐字考之、內經各有明文、靈樞決氣篇曰、腠理開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洒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又曰、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骨屬屈伸不利、又五癃津液別篇曰、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是經文津液二字、各有着實註解者、不得以津液小便混而莫辨矣、自古以

來、接內經之統以繼往開來者、其惟仲景先師傷寒論乎、其治太陽病、無汗用麻黃湯、有汗用桂枝湯、此津藏於膀胱、氣化則能出之一證也、金匱用括蔞桂枝湯、以治柔痙、葛根湯、以治剛痙、因邪傷太陽、液不養筋、故助太陽之氣化、以運行於皮毛、以流通津液、則筋脈得以濡潤、此液藏於膀胱、氣化則能出之、又一證也、以經註經、已甚明矣、而仲景治法、又與經旨符合、則津液之非小便、尚何疑哉、又水飲入於胃、上升於肺、以下布於三焦者、謂之水、水濕壅而不通、則

小便不利、輕爲腹膨、重爲腫脹、此水在三焦而未入膀胱者也、其既入膀胱以後、水之上升而汗出淋漓者、謂之津、所謂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也、貯於膀胱而下出者、則謂之溺、溺孔閉癃、則爲癃秘、內經之胞痺等症是也、素問宣明五氣篇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靈樞本輸篇曰、實則閉癃、虛則遺溺、經脈篇曰、肝所生病者、遺溺閉癃、又曰、足少陰實則閉癃、竊意三焦不能化入膀胱者、其病多虛、故歷來治水腫水脹者、總以氣不化水爲主也、因溺竅不通、膀胱之

內水脹者、其病多實、故統觀內經諸篇、癃閉、則皆有實而無虛也、又按津之外出者爲汗、津之內出者爲溺、故汗多不得利小便、恐陰從下脫也、失小便者亦不得發汗、慮其陽從上脫也、小便之與汗、俱爲津之所化、是同出而異名者也、液爲水穀之精華、即津之流而不行、隨氣以運於周身、則潤皮膚、澤筋骨、補腦髓、聚於膀胱、布於經絡、宜藏而不宜出、故十二官之神明等俱言出、而此獨曰藏者、言津之液藏也、氣化則能出者、但可指津而言也、若液從溺竅而出、則爲

膏淋等症矣尚得謂之氣化哉

膀胱上口論

膀胱上口靈素未言有無後世聚訟紛紜或言有上口而無下口者乃以氣化則能出之句而誤會也若無下口焉得氣一化則遂若此通利哉是無下口之說不必論矣或言有下口而無上口者張景岳李士材俱主是說因景岳士材之書近世風行海內故人皆以爲無上口矣第無上口則交腸之易位而出者糞從何處入於膀胱乎張三錫以爲上下俱有口者

是矣但語焉而未詳也夫水道既從小腸下口以入膀胱則清濁不分者何獨併於大腸之水瀉人所常有而糞入膀胱之交腸患者甚少乎諦思其故必係膀胱有上口而常閉乃爲平人之常水之入於膀胱者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以入者也或腑氣大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腑則熱主開泄而竅亦不能閉以致糞從小腸下口入於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矣譬如人身之外竅亦有常閉而不通者臍孔與兩耳兩乳無故則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

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類推矣世人皆以為無上口者一則宗景岳士材之書一則見獸脬之止有下口也不思天地之生物各有不同者如毛蟲則五臟俱全羽蟲則無肺而無前陰即人身亦有不同者男子肋骨二十有四女子肋骨二十有八男子頭骨八塊女子頭骨六塊人與人尚有異焉人與獸豈無異乎

五苓散解

此治小便不利之主方乃治三焦水道而非太陽藥

也素問經脈別論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此方用桂以助命門之火是釜底加薪而後胃中之精氣上騰再用白朮健脾以轉輸於肺而後用二苓澤瀉運水道之升已而降其先升後降之法與內經之旨滴滴歸源復與太陽何涉傷寒論治小便不利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蓋渴為陽氣不足水不上升也不升則不降故用肉桂以升之二苓澤瀉以降之而用白朮一

味以爲中樞乃註者莫不以渴爲熱入膀胱津液被劫所致如果熱入而復用桂朮以温液耗津又二苓澤瀉以滲之是熱之又熱耗之又耗速之斃矣且不渴者反不用五苓而用茯苓甘草湯可知不渴則無需桂朮之蒸騰津液而桂朮之非治太陽而治三焦更不待言矣有小便不通而以桂枝易桂者此必命門之火未衰而外有太陽表症因邪傷太陽傳入三焦故表邪未解而三焦之水道不利即傷寒論所謂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

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是也表症爲太陽不足故用桂枝以宣陽氣通津液於周身卽經文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之旨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裏症爲三焦之氣化不宣故用二苓朮瀉以通三焦之閉塞非開膀胱之溺竅也夫下焦之氣化不宣則腹膨而小便不利水蓄膀胱此乃水蓄於膀胱之外不能化入膀胱故用五苓以化之亦有用桂枝而効者因衛出下焦助太陽氣化以運之非爲太陽腑內之水蓄也如三焦既將水氣運化入於膀胱而不出此

真太陽府內痺而不宣卽胞痺症也素問痺論曰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濕於小便上爲清涕水在膀胱之內是膀胱脹滿而非腹脹故按之內痛若沃以湯其溺孔之道痺而不通故濕於小便膀胱痺氣隨太陽經脈之行以從巔入腦故上爲清涕此真太陽本府水結膀胱之內而非腹中膨脹之小便不利也總之水入膀胱之內方屬太陽若水在膀胱之外腹膨滿而小水不利者此臟腑之外軀殼之內三焦主之虞天民曰三焦者指胵子而言也故

治腹滿腫脹之症設使一味利水則三焦之氣更不能施化而膀胱津液爲之下竭非仲景五苓之意也

沈思劬名家瑗號小隱受益曾孫
受業於叔實夫得其傳

辨素問濁氣歸心之訛

讀素問至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節此濁氣
歸心不得其解因思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如果
濁氣歸心焉得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乎按此
心字必因千百年相傳之書脾字誤爲心字考靈樞
陰陽清濁篇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又曰營者水穀
之精氣也調和於五臟灑陳於六腑又曰陰清而陽
濁又曰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夫腑爲陽臟爲

陰既曰諸陰皆清則心之受清可知既曰是太陰獨受其濁則濁氣歸脾之外更無一臟再受其濁可知是濁氣歸脾經文無不即合竊以為一字之訛敢以質諸高明

周蘊石諱邦彥別字璞園
居對溪吳衙場

祖氣論

夫絪縕鼓蕩於天地之間者孰推行是孰發育是無非一氣爲之橐籥而已天以五行化生萬物人以五臟應之天一水也故兩腎爲先天之本天五土也故脾胃爲後天所資此東垣丹溪之論後人皆起而宗之至汪氏苓友獨主一心其言曰萬病皆起於心五臟六腑皆系於心天有日則晝夜分四時序萬物生世有君則尊卑定貴賤明兆姓治心者君主之官也

在天以日爲主在人以心爲主論凡數萬言直與前賢鼎立其嘉惠來茲豈淺鮮哉特是三家之說一指脾一指腎一指心則猶是以有形之臟體言也夫氣者形之本也人自賦形以後陽曰氣陰曰血而先天無形之氣則宰乎陰陽血氣之先修養家謂之祖氣即天地生生之氣也緯書之言曰有生皆在氣中凡夫負陰抱陽昆蟲草木之屬莫不感此氣而生故氣在則形存氣去則形壞孔子曰狍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踟躕若皆棄之而走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

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何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又曰服天氣而通神明靈素之言汪洋浩瀚其要旨止歸一氣字夫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皆屬陰陰者死質也氣者生陽也方書中往往以血肉有情爲煉石補天之具不知吾身中生陽之氣既若存而若亡則此塊然者亦漸鄰于朽腐之鄉乃反恃此物之朽腐者以却病延年不其難乎是故治形必先治氣形特氣之宮城治氣必先治心心實氣之主宰先天之植此形

者惟氣後天之帥此氣者惟心斗柄招太陽徑寸混三才三奇論之祖氣即子輿氏之言養氣求放心也古人云行醫不識氣治病從何據蓋無此冲和不息之氣則心何由而藏神脾何由而載物腎何由而爲蟄藏之本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其斯之謂歟

連珠

連珠之作肇自漢章之世義取貫珠文多假喻節短而韻長言近而旨遠蓋詞賦之流派也前賢葛稚川論醫用連珠文今倣其體

蓋聞天動星迴而辰極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執其中是以位定坎離握樞紐於南北緯纏卯酉分升降於西東

蓋聞水障於土還以潰其土火生於木仍自焚其木是以植千章之嘉樹必溉清渠築百丈之脩堤先疏支瀆

蓋聞漏滴銅壺水滑必迅灰傳葭管氣至斯飛是以虧天一之真脉行必速于常度定甲乙之候節令每決於先幾

蓋聞熱獸炭之盈爐煖勝三春而不能代燭龍之照
焚蘭缸之寸燼光逾四壁而不能代暘谷之暄是以
鏡本非臺君以名而離精獨炳薪傳有火相以位而
泉水常溫名字借用王氏註
蓋聞陽爲陰逼不走卽飛陰遇陽消非枯則稿是以
蠆雷之性激以暴雨而勃升旱魃之災沛乎甘霖而
却掃
蓋聞蠆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依嶮而癭齒居脊
而黃是以漸染深而變質方宜之異服用久而增氣

物化之常

蓋聞鰲山之燈名走馬旋轉于點火之光西洋之鐘號自鳴循環於周天之度是以桃梗土偶形本氣而運行肝丑肺寅經隨時而流注

蓋聞機引桔槔不敵尾閭之洩戕從萌蘖何假甘露之滋是以參同契之金華難塡慈海悟眞篇之首經詎起枯枝

蓋聞樹合歡于繡閣不怡思婦之顏栽萱草於蘭庭無解愁城之織是以七情相倚針石何施五欲交攻

刀圭莫塞

蓋聞朔雪嚴風不解燎原之熱流金爍石難迴氷室之凉是以五方之里攸分性殊寒燠六氣之中異所臟別陰陽

吳醫彙講卷五目錄

薛鶴山

痘毒藏脾經說

痘出同時論

痘由太陰轉屬陽明論

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迴瀾論

葵菜預解痘毒說

薛公望

擬張令韶傷寒直解辨症歌
辨表分寒熱
辨表分虛寒虛熱
辨裏寒　裏熱
辨裏虛寒　裏虛熱
辨假虛寒　假虛熱
辨渴
辨舌
辨虛寒舌燥　實熱舌燥

辨寒頭痛　熱頭痛　虛頭痛
辨風寒骨痛　虛骨痛
辨虛寒腹滿　實熱腹滿
辨虛寒不大便　實熱不大便
辨小便不通
辨嘔
辨吐蚘
辨汗
辨譫妄

辨面目赤
辨下利
辨厥
辨腹痛
辨脈脫

吳醫彙講卷五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顧英沅芳氏校訂

薛鶴山名景福號松莊世居長春里土百穀紅梅閣舊址闢有春熙堂春雨樓泊乎晚年灌杞藝菊日與門弟子講貫經史百家著杞菊廬記自樂天真年六十有九子一名承基字公望趨承家學焉

痘毒藏腑經說

痘之毒當由妊婦飲食中得來會見伍氏痘科論毒藏腑經云飲食氣味屬濕濕本從脾胎孕賴脾氣生

養母脾氣有濕熱襲於子之脾經猶豆種土中非時則寂然不動必待陽氣外鼓萌芽內生然後苗而秀秀而實矣且物入水則腐入木則蠹入火則焚金堅不容物惟土受物則可久又能植物又能生實也按此論最爲有識其云痘毒藏脾祇是太陰經氣有未純處毒字亦勿太泥卽此知古人保嬰用拭口法及硃蜜等方逐下穢濁亦非不見到者命門藏毒之說從此無容印定矣

痘出同時論

痘本天瘡其始也無不因天時驟暖氣從外洩濕熱乃蒸而爲痘譬如大人病春温同一自內達外之象所以温病禁汗下痘瘡亦禁汗下病痘者多則痘氣薰蒸飄泊遠近天氣通於鼻竅籥相感引動而出故證候相同而亦各隨其人之體氣爲變動治法以和其陰陽爲主而升發尤爲喫緊蓋諸瘡屬火火鬱則發況氣從鼻入在上者尤宜引而越之皆毒腐深重必直行膜原擾動三焦與素有之濕熱兩相搏激阻遏氣機則當如喻嘉言論疫之法上焦如霧升而逐

之兼以解毒中焦如瀉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乃爲調劑無誤榮衛得通痘出自順務宜先達其邪而後聽其元氣之收發拓之斂之貴在行所無事而已蓋痘雖本胎中濕熱然爲毒皆不甚重惟穢惡之氣乘內氣不實而潛入者痘發乃密今種痘之法盛行而選苗不善易涉險候其明驗也故毒重者須分別三焦以逐其邪即宜照顧中氣以扶其正但云見痘治痘急於清解無惑乎輿尸而歸矣至於必先歲氣無伐天和道理極變通極

精微內經至眞要大論詳列司天在泉間氣主客勝復之治法最難執一非子午火燥治皆清潤丑未濕寒治皆温補之謂也苟能於陰陽表裏虛實寒熱標本先後之間因病施治即於歲氣天和之道無不合矣

瘡由太陰轉屬陽明論

疹屬肺而達於皮毛從太陽而洩瘡屬脾而達於肌肉從陽明而透其宜於温補者太陰虛寒也異攻保元所以得效其宜於涼瀉者陽明鬱熱也承氣白虎

所以致勝祇因由內達外激動眞氣症候似旁涉五臟非相傳也傷寒邪自表入痘瘡毒自裏出毒由太陰轉屬陽明土爲萬物所歸無所復傳灌漿收靨計日可愈故順者能自出者也險者欲出而不能自出者也逆者不得出者也然則痘瘡之首尾重陽明一經從可知矣胃爲十二經之海氣血俱多外鄰太陽爲之閤闢自能領毒出戶鼓清陽而上升務使毒火透出肌肉夫然而內火得化膿之灌漿之養何莫非陽明融化之功乎即如升麻葛根湯古人以爲首尾

可用深得鼓舞陽明之旨若妄執解毒之說承氣入胃刼盡眞陰白虎下咽鏟盡元陽中士一餒後天本撥矣明者必計不出此

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是書也今人家置一編而究竟解悟者亦少夫既云救偏原爲爾時偏尚溫補者說法集中雖虛實並舉而虛症作實意以人所共知者不妨從畧也實症作主意以人所未悉者不嫌縷述也苟順口念去眼光都注定實火一邊直以症爲有實無虛矣又每條詳

載治驗全以大黃石膏等收功然其詳述病情處甚
明無一症非身熱如火躁亂異常口膩如脂者夫身
熱而曰如火陽明熱盛也躁亂而曰異常三陽熱極
也口燥咽乾亦少陰中急用承氣湯症也建中治法
原自中竅況所述痘點不曰形色紫黯即曰撥之板
實可知脈象亦必滑數實大實火有餘於茲可悟然
則表症苟非壯熱之極內症苟非躁亂之極咽中苟
非乾燥之極痘粒苟非紫黯板實之極脈象苟非滑
數實大之極者斷不宜參用大黃石膏等藥矣建中

未始非錚錚者即所著瑣言亦一片婆心惜語意太
責重熱毒治驗復多誇蕩滌且又雜撰覆釜鱗座及
游蠱疊錢諸名目槩用寒涼攻發全不顧慮氣血和
其陰陽俾灌漿周浹以偏救偏語剌剌不能休使無
識者奉爲指歸更無隅反則建中與有罪焉嘗考吳
又可論治疫而及痘症專以承氣爲制勝之法且云
諸家論痘從未言及但知揚湯止沸不思釜底抽薪
則古來小兒不死於正命者多矣此論當爲建中開
山之祖顧下奪之法雖不可偏廢祇是全體中一隅

古人如萬密齋輩久吾方書何嘗無三一承氣湯桂枝大黃湯敗毒和中飲等法只取數語該括救偏全部其餘按症列方變化生心未嘗印定後人眼目也故密齋久吾不得當不失爲中醫刻鵠不成尚類鶩焉效又可建中不得必致殺人無算矣卽又可著瘟疫論時因明季辛巳壬午之疫起見而喻嘉言寓意亦又言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薘相望各處醫者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多以活人更有發斑一症最毒惟用人參入消癍藥內全活者多由此觀之南昌

去蘇郡雖遠或症治自當不同然安知喻氏所謂活者入又可手而不誤藥耶著書垂後為萬世計也病變何常而師心自用據目前得效之方自詡為不易之法多見其不知量耳

迴瀾論

痘瘡關係生死非精於內經傷寒論者不能療一有專門則局量不闊識見不廣沿流而昧其源此道遂絕即如建中濫觴釀成今日之倒懸究其變本加厲之故因見痘初起血有熱駭為毒火峻用苦寒遂折

在爾時火勢勃勃欲出雖經冰伏尚相持不下不致入口即斃醫者遂信爲用熱無碍於是氣機鬱過紅暈轉深倍增煩熱益其信爲血熱毒重愈用寒涼以誤傳誤其弊一也遇真險症即作危言斷以不治而按日處方尤害在手口相應到得送終病家不咎其手法之辣轉贊其眼力之高醫者益嘐嘐自負無復變計斷決愈精聲名鵲起其弊二也病家樂聞清解之說婦嫗嘈嘈總以瀉食積降火毒爲第一着苟不迎合其意即使收功後稍有咳嗽及痤瘡尚認爲未

曾解毒所致歸咎前醫其或過十餘劑諸法並窮不得已加人參入清攻藥中爲江心補漏徒見氣喘胷高死後心頭猶熱無識者益悔用補之誤視同酖砒時醫深於世故務求不失人情其弊三也刻板方治通國皆然稍有異同便無聲援入附出汚顯成時局彼此互薦方同一律成固可以居功敗亦可告無罪醫道之行惟此爲嵩矢矣彼惟急於道之行寧復知其術之謬況箕裘如是衣鉢如是數百方書錦囊具在眼光本不盈尺咫更無從參悟靈機其弊四也具

此諸弊種種相因襁褓何知遭此巨刼謹披肝胆吐心腹而告諸爲人父母者曰順痘本無不生之症而誤藥轉有致死之因險痘極有可生之路而誤藥必無不死之俾逆痘尚有求生之法而誤藥反爲速死之方與其誤藥毋寧不藥年來痘疹甚行比戶哭聲順而死者猶十之三險而死者已十之七幸而獲愈者非痘出極稀卽貧家無力延醫或兒性偏強滴藥不肯沾唇否則藥雖下咽立卽嘔出如有神助求其因藥而愈者百不獲一也曾有一幼醫之女痘殤哭

甚哀余笑謂之曰君當取左傳語自爲懺悔因誦余殺人予多矣能無及此乎嗟嗟余豈好爲詬病哉亦思稍挽狂瀾爲嬰兒開一線生路耳苟能則不服藥爲中醫之訓則全活已過半矣況由內經傷寒論而精之者哉

葵菜預解痘毒說

預解痘毒萬氏有代天宣化丸但可預防天行究於內毒無涉若餌硃砂珍珠黃連犀角兔血鶴卵之屬總因視爲慾火之毒故專入少陰方雖新奇試多無

効或塗蕈蘇膏浴鱷魚湯欲提毒出外亦取末舍本
余究心格致獨主毒襲脾經之說又得松槃山人筆
記詳言葵菜解毒之驗按葵性涼滑入脾清濕熱有
功喜其言之信而有徵也今附載於後

葵一名冬菜一名女菜一名滑菜一名碧達益百
菜之主也四時可種爲蔬秋種者更佳故冬葵子
尤爲藥品所尚嘗閱本草綱目李氏開載葵菜之
功萬不失一而歷代流傳疑信相半遂從菜部改
入草部且因葵性寒滑恐傷脾胃不敢輕試遂令

對病妙藥棄置不用而惡毒流染坐致夥頤心甚傷之久有此疑無從辨識十數年間廣詢博訪乃知爲甜菜無疑間令童稚餌之雖無傷害而功効未顯未敢輕傳比年以來數經此症盛行見不治者十有八九而嘗食此菜者百無一失乃知相傳之訛致神功之久湮也可勝慨哉方敢形之諸著以廣其傳嗟乎因愼重而坐令陸沉因未廣而猶然胥溺失今不傳後悔奚及乃開刻其方以公諸天下後世蓋其寒滑者性也洩利者毒也與脾胃

根本何與且未病而先藥病受之病去本完最爲
上策即見點而後食猶將收大半之功不猶愈於
坐火觀薪者乎又豈若俗醫見危迫輒進芩連慘
均剸刃者乎噫是在信不信試不試之間耳安敢
以人命爲等閑而冀其必售乎其法采此菜熟之
以供蔬食愈久愈佳余所爲懇懇款款祈人之必
信必傳者聊以寘逋慢之愆而爲不可復生者志
痛耳余何慕焉天啓乙丑歲三月吉旦慈溪松槃
山人姜應鱗筆記

薛公望名承基號性天鶴山子世居長春里

擬張令韶傷寒直解辨證歌

辨表分寒熱

先提清表分

晝夜頭疼渾不了身熱脈浮邪在表病症看來似一點出眉目般表寒表熱須分曉或有汗或無汗汗少汗多且莫是最當着眼處管只就脈浮中分出兩條線表寒浮緊或兼弦表熱以下旁証之浮數兮或兼滑長與弦緩寒者身疼憎怕寒頻求衣被遮溫煖熱者雖然也畏風無風便欲開帷幔寒不

渴兮熱或渴寒舌白苔熱黃澤寒者口和熱口苔寒
減食兮熱能食表寒散以辛溫味表熱辛凉非一例
收束
表寒切勿先消食惟恐引邪入裏去表熱切忌是辛
溫變成燥熱爲難治

辨表分虛寒虛熱

表也
頭痛脈浮或兼大兼弦虛也或兼數兼弦按無力表分虛同寒熱別表
若虛寒必惡寒屢進辛溫汗難出若用辛凉必致汗
此下言辛溫之後變象多而近于亡陽矣
氣擾翻教身體麻或大熱兮或微熱胸前微滿且欲

嘔口淡或渴或不渴表如虛熱口亦淡必兼微渴思
潤澤服過辛涼身反痛舌形定現微苔色不論大汗
與無汗但查熱勢加猖獗兩症皆須補益來寒加姜
桂宜用桂枝湯加葱术甚則加人參乾炮姜之熱苓
類如血虛無汗可加當歸紅花和其陰血 此下是服辛涼後變象
柴宜柴苓歸芎葱术
之類甚則加人參

辨裏寒

裏寒脈沉緊或兼緩與遲惡寒骨節痛表症似而非
胸腹滿痛且欲嘔或吐或利俱有諸或熱或不熱手
五字是表證

足指冷厥喉有冷涎苔白滑或如豬腰或茶褐此宜桂枝湯去芍加乾姜裏寒溫補是良方甚則加桂附可以復其陽

辨裏熱

裏熱脈沉數或緩滑以長（主腦）無論其神昏與清無論其身熱與涼唇焦齒黑讝語現舌短苔黑或起芒裂破出血反不渴或渴飲冷小溲長或利清水或便鞕聲音洪厲力氣頗狂發斑高熱衣走否且循衣而摸牀

面目或赤或不赤其色垢濁如薰黃此宜芩連石膏
類甚則芒硝與大黃

即不赤亦面垢

辨裏虛寒

主腦

裏若虛寒者脈必沉而緩微細按無神救之惟愁晚
手足常四逆面色青黑黯渴而不欲飲但覺口中淡
惟喜極熱湯稍解胸中滿或嘔或吐或下利或不大
便心下悸心煩喜躁不思食踡臥恍惚每獨語舌帶
淡黑色或如豬腰或糙米或白苔而潤或無苔而燥

短縮不能伸望之萎且槁理中四逆急溫之否則神昏汗脫了

辨裏虛熱

欲知裏虛熱脈沉而數按無力身熱退不淨口渴神恍惚與湯則飲之不與亦不討有時思食來食到便先飽舌上胎覺燥得湯燥即好或有微苔或無苔或淡紅色如桃腮此爲裏分少津液瀉心導赤佐生脈

辨假虛寒

脉沉細兮或緩長出則遲兮入則疾或伏筋骨按有力口中不渴舌燥短不但身凉且四逆神昏譫語口目動狀若驚風作痙厥或利清水或不便解下或如爛桃色人事不知歌且哭身輕偏自能起立或吐蚘虫口苦辣小便行時長且赤此是虛寒假症現應須解毒和凉膈

主腦

大証據

辨假實熱

主腦

脉弦而大或洪數無奈按之全不見任他熱勢如燎

原真底實板已先現苔白或黑煩不燥或如猪腰或米糙面目俱赤爲戴陽譫語發狂手足躁或有汗兮或無汗坐卧只求井中蹈舌腫唇焦齒出血渴飲湯水常不絶內是真寒外假熱理中八味合生脉煎成冷飲代茶湯庶幾虛火歸源得誤用芩連增躁渴變成死症庸師到此休饒舌

辨渴

主腦

渴症須分寒與熱熱者脉數而口苦身熱汗出喜冷

大証據
飲或兼湯水百杯可此宜花粉與川連加味參同伴
白虎虛寒而渴者脉必細兼遲即教洪且大終是數
上腦
大証據
而虛渴喜極熱湯稍溫便嫌冷有時思得水仍復不
着眼
能飲此宜生脉中姜附辛以潤又有汗下之後亡津
液生津之品始爲得不宜凉藥不宜溫何況諸多辛
與熱

辨舌

胃氣現於舌上有淡白苔俗醫漫消食必致光無胎

調理到思食苔白漸生來君不見病有厚苔滿舌者忽然退去光而燥乃爲胃氣絕之徵從此參詳便分曉又有大紅舌色無苔者君火之色浮於外盛極將衰欲化灰無病之人亦常有之宜用附子引火歸源纔得退舌色純紅必腎氣素虛之人無他症而忽現此舌者用附子引火歸源固合又若叔氏傷寒金鏡錄載純紅爲將瘟舌乃熱畜于內而病將發也不問何經宜用透頂清神散搐鼻法亦不可不知又有舌黑如淡墨更不須分燥與濕總歸腎水克心火陰盛陽衰須早識除非黑起芒刺燥而裂陽邪熱結何消說

辨虛寒舌燥

舌燥有多般或淡黃或淡白或起微刺或灰色更有望之如燥捫之澤其色或紫而或黑必兼吐利而厥逆神昏譫語詞謇澀舌燥而語言不清因燥而不清可治舌潤而語言不清所謂口雖欲言舌不得前死症也虛寒定案脈形微細定如絲或雖洪大終無力急用生脈以養津附姜苓草和芪朮俗醫謂五味味厚則七八粒此不通之論必須錢餘方效

辨實熱舌燥

實熱舌燥先有地或黃或黑起芒刺即使苔輕偏破裂必兼身熱焦唇齒渴喜飲冷面目赤並無吐利與厥逆讝語便閉諸症現洪數滑長脉可驗白虎承氣隨變撰

辨寒頭痛

主腦

寒頭痛脉浮而緊或弦或沉更兼遲惡風與寒四肢冷頭喜熱物包裹之

大証據

更有劉河間論頭痛屬熱者亦惡寒喜熱緣熱為寒閉則其痛甚熱氣流通則痛止也然止後必復作而益甚為驗脉亦必有異

理中參入桂天麻

附子細辛重者加少佐羌防法亦精

辨熱頭痛

熱頭痛脉浮而數或滑而長亦有諸口苦舌乾渴欲飲痛連風府與風池惡熱其常惡風暫此爲風熱症已顯羌防柴葛連翹芩甚則石膏用之驗

大証據

辨虛頭痛

虛頭痛脉弦而大弦則爲寒大則虛痛極不堪喜得按日夜呼叫語聲斷其痛或專在額上遍頭皆痛亦

主腦

大証據

有之急宜參苓芪术加附子此症失治危即死

辨風寒骨痛

風寒骨痛脉弦主膠緊或遲而緩亦有準身熱惡寒手足大証據冷舌上白苔口不渴拘攣遍體痠難忍甚則上嘔下利併桂枝湯內用天麻有濕去芍加附穩

辨虛骨痛

主膠

脉弦而大數無力或發熱兮或不熱惡風兮拘急口大証據淡兮神思恍惚痛在骨節兮服發散藥而痛愈劇此

神氣傷也合用桂枝與芪朮大凡人身諸骨節其數三百有六十是神氣之所遊行而出入君不見仲景新加湯重用參芪以復陽

辨虛寒腹滿

出內經　主腦

藏寒生滿病脉遲緩兮或沉緊或虛大兮按無力腹滿時減減又甚不欲食兮食即嘔或泄瀉惡寒兮而渴喜熱飲姜桂香砂溫散之不應再加參朮芪

辨實熱腹滿

脉沉而實（主腦）兮或滑與長兼腹滿不減兮減亦不足言（証據二句出金匱）
大便雖解而不暢兮或得解而少寬滿腹硬痛不可
按兮無吐暈等虛症之相參此宜枳朴以消之甚則
加大黃參其間

辨虛寒不大便

（疑案）大便不通羣呼熱不知寒凝亦欬結腹不滿兮口不
渴白滑胎兮弦緊脉此屬虛寒無浪攻照常飲食且
從容（定案）切不可餓遲之一二十日後溫補足時氣自通

辨實熱不大便

主腦　證據

脉數有力長滑甚煩渴腹滿按之硬或潮熱谷食即脹時有濁氣從後逆此爲胃熱宜下之一有虛症須細審大約實症一下即愈一有虛症便須細審即必當下者亦只用凉膈以微利之解毒以和之陶氏黃龍湯以補而下之

辨小便不通

小便不通分虛實虛則三焦失其職屬經利水不相合此宜金匱腎氣丸治其三焦決瀆官象牙生煎服

亦妄實者人素強或好食熱物肺熱不能通水道以致膀胱成熱結宜用豬苓澤瀉梔滑石用後仍不効須向膀胱尋外竅經說毫毛是其應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三焦主腠理膀胱主毫毛膀胱有出竅而無入竅濟泌別汁而滲入于膀胱者也毫毛是其外竅譬如水注塞其上竅則水不能出矣如人不虛利小水而仍不通者宜發其汗外竅通而內竅亦通此所謂開鬼門也故從發汗最爲妙又有動其胞中血虛寒實熱隨症別虛寒便溫補熱則清熱而養血因症施方不可執

辨嘔

其人受暴寒或食生冷物吐酸并乾嘔平胃正氣合
（證據）（病因）
脉滑胃有餘飲冷不喜熱服温熱藥嘔愈甚黄連竹
（主腦）（證據）（主腦）
茹佐姜汁兼虚參以參加入脉或虚大數無力嘔吐
（證據）
清涎及冷沫胃虚不能容穀食聞食即嘔食反出人
參理中最爲良丁香附子加亦得脉滑有力症不虚
（證據）（東垣語）
胷滿按之痛愈劇合用朴實與二陳此謂中焦之嘔
從乎積

辨吐蚘

熱厥吐蚘蚘必多神情清楚脉形和隨生隨吐無煩躁瀉其濕熱勿蹉跎厥陰傷寒屬風木吐虫兼吐水清綠手足厥冷煩躁甚烏梅九義君須讀

辨汗

虛汗須分陰與陽陽虛自汗補其衛其人素虛或勞傷或大病後腠理虛陽不能衛外而爲固則自汗宜用參芪五味苓木甚則加桂附如乾姜半夏陳皮開達之藥皆不可用盜汗歸之陰氣虛參歸甘地從其類人卧則血歸于肝陰虛而

不能爲守則盜汗宜參苓芪术五味歸芩生熟地之類　芪惟有陽明邪併來熱氣薰蒸毛竅開汗出溱溱常不止但宜凉解得和諧汗有心家血液之汗太陽津液之汗俱不可出惟陽明水穀之汗雖出無害故陽症傷寒熱氣薰蒸毛竅開發溱溱而自出亦猶滾湯貯于器中熱氣上蒸而外濕也若汗不出熱氣不得泄必鬱而發黃師宜川清凉以解其熱而汗自止不必用止汗之藥　更有傷寒病久無汗出大劑參芪柴桂合頓然出汗退其熱景岳書中亦曾說

辨譫妄

譫語是多言皆因胃汁乾竭中譫語有實象譫字从

嚴侃侃然旋轉風輪難自主纔呼李四便張三鄭聲氣短神蕭索鄭重頻煩不厭複二樣逢人講話多不曾說南又道北設使讓與鄭大半屬無稽是則名為妄虛實皆有之若夫似睡非睡間隱隱躍躍如交談此為獨語未全亂各從脉症細詳參

辨面目赤

面目赤有三須從脉症參陽氣鬱於表辛涼可散焉裏熱薰於上白虎及黃連無根火外浮此是內真寒

八味生脉煎冷飲假對假兮古所傳

辨下利

下清穀者爲虛寒下清水者爲實熱惟有膿血稀溏和汁沫此三件中細詳別假如作嘔不食兮腹痛喜按心恍惚而煩兮或動悸與頭暗燥而不欲飲兮頭眩耳鳴而口淡後重逼廹兮既解而仍不減脉弦數而虛大兮皆虛寒之外現荷脉症之反是兮即實熱之証驗

辨厥

手足冷時爲四逆厥者其冷過肘膝仲景傷寒俱禁汗無論陽厥與陰厥陽厥是傳經病自三陽并入陰熱極必乘勝化行還有始熱終寒因藥誤也能轉入陰寒路執定傳經亦是錯陰厥是直中喻氏中寒論當誦寒邪斬關直入來急救真陽休夢夢還怕熱邪深入血頓然厥冷身無熱君不見吞涉樣子忌熱湯不比中寒一例說摠之脉症要詳參莖草拈來生殺

問陽厥譫渴陰吐涎陽者身輕陰者踡復看其人唇爪甲青紫爲熱青黑寒又有痰厥食厥和尸厥病久陰陽二氣虛亦厥各等各樣在準繩步步須求脉症合

辨腹痛

腹痛是虛喜揉按虛者必寒病涉陰脉遲緩兮或虛大諸多虛象察其因理中桂附可施行熱者面黃澤加以長滑脉宜用黃連苦清熱少佐姜萸亦相得更

有欲嘔不嘔腹痛多寒熱其如錯雜何黃連湯內乾
姜桂好共參甘兩下和食痛應消食難在虛寒兼食
積學士溫脾法可宗許學士有溫脾化爲煎法尤貼
湯見本事方
有虛寒之人患腹痛服溫補藥而相安時止時作
痛仍不解甚則利清水或白沫此虛中有實或先
有宿食在腸不曾去或病中腸胃虛不能運化所食
之物停于腸中即一二塊宿糞亦能作楚宜用溫補
藥煎好去渣入大黃一錢不甚虛者可加一錢五分
滾四五沸服之宿食自下正氣不傷而病隨愈此屢
試屢驗之妙法也
蟲痛面黃吐涎沫食酸即安甜即劇虛實
寒熱要分曉殺蟲方中來配合氣痛因臀惱必連胃

腕與兩脇病久人必虛滋補兼疏鬱痛不可近者按之濡軟爲畜血不比硬滿爲熱結重則桃仁承氣湯輕者宜通微下奪別有吞痧一症現濕熱薰蒸邪變幻急刺委中出血良磨服玉樞丹亦善最怕是三陰寒症誤爲痧不飲溫湯飲冷茶亂進丹丸并放刮臨危空自悔前差

辨脉脫

六脉俱脫者大命垂危矣神昏脉脫者死神清脉脫者亦死通脉四

逆急服之還怕脉因暴出死但得脉來微續生更需附子四五枚人參小半斤周時服盡休間斷隨進米粥始回春參力倘不繼前功必盡棄平時無學力到此滋疑懼每見虛寒之極服溫補躁亂不寧嘔且吐此為藥力尚未全切莫心疑換別路大約三陰病症露危劇急則六日或三日緩則行期十二日幸而君火未全衰反見舌乾等症出更須姜附助其陽漸得陽回舌生液若見舌乾投涼劑壞乃百年人壽事起

手果然認得真斷不朝三與暮四君不見景岳全書
用法精十補一清巧相濟又不見嘉言寓意重叮嚀
陰症轉陽必自愈濟困扶顛道在斯一有游移便錯
去更有虛寒服藥來溫補不安涼適意兩寒相得從
其類正氣敗壞決不治至于實熱失汗下脉伏似脫
君休怕大承十棗用即安神氣分明現真假須知實
熱治可緩涼瀉一投撿便轉不比虛寒救濟難仁術
全憑思與辨

吳醫彙講卷六目錄

康作霖

三皇藥王考

顧祖庚

脈訣正訛

三焦論贅言

認疫治疫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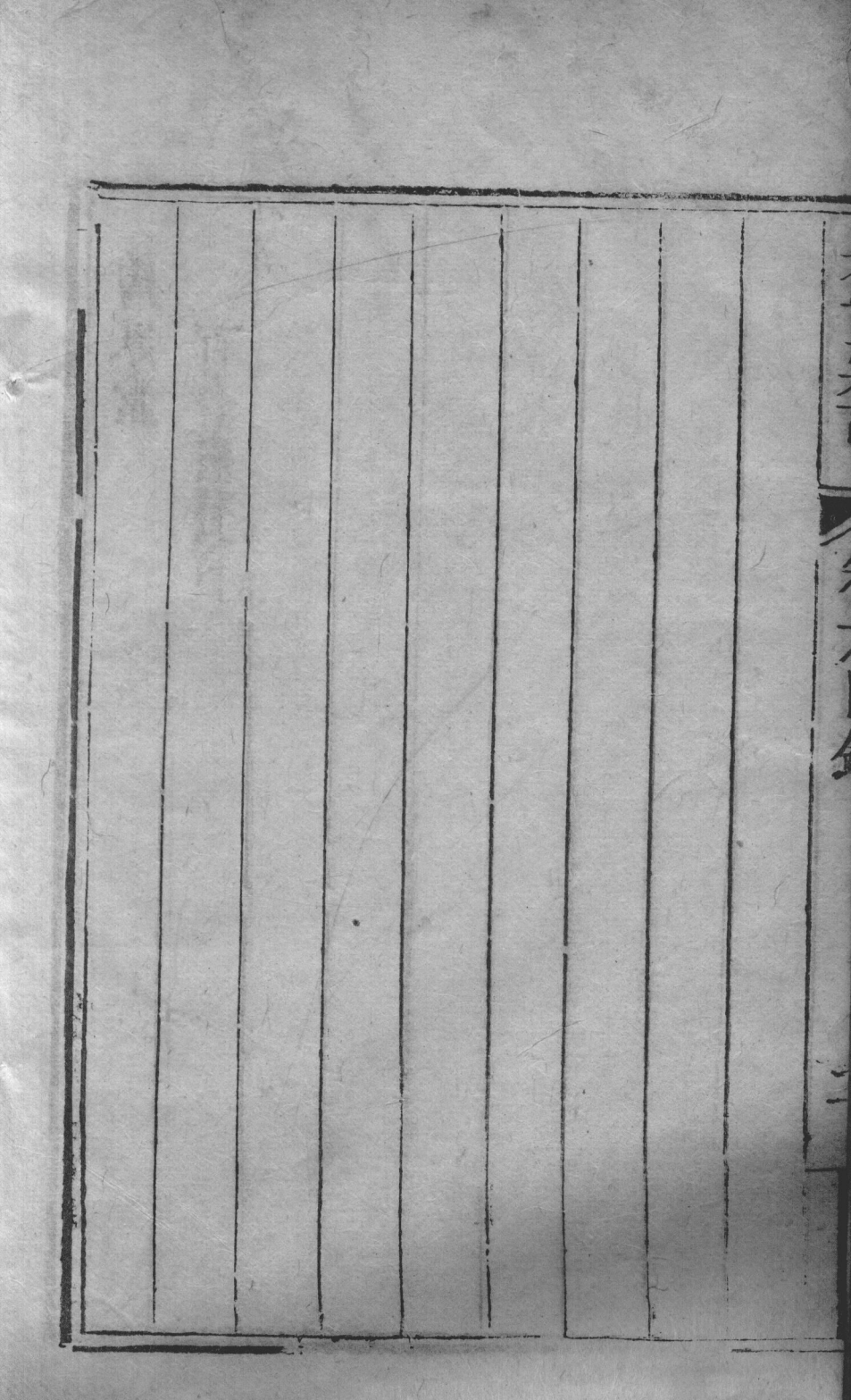
何桂巖

趨庭雜記計四則

劉九疇
辨醫書音義訛三則
夏月忌枳說
翁壽承
喜傷心恐勝喜解
恐傷腎思勝恐解
思傷脾怒勝思解
怒傷肝悲勝怒解
憂傷肺喜勝憂解

陶厚堂

百合病贅言



吳醫彙講卷六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吳門汪元軾正希氏參訂

康作霖名時行號竹林國學生松江婁縣人遷居蘇城玉天井巷年六十八歲殁於乾隆壬辰此稿係高弟周秦來侍梓秦來名稷卽住先生故宅

三皇藥王考

自古三皇畫卦而分陰陽辨藥而作本草論病而垂內經吾醫開教於三墳至今尚讀其傳書內而醫院外而醫學並奉爲主祀列入條編者也至唐而有韋

氏名訊道號慈藏者施藥濟人世人共仰爲藥王醫史可考則是藥王之距　三皇已隔唐虞夏商周秦漢晉及南北朝十餘代矣今有無知僧道以藥王之像塑爲卉服與　神農之像無異藉以通書所載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藥王誕之語影射混淆惑人酬欵以致庸俗之人誤稱　三皇爲藥王殊爲可笑查

欽定禮科則例現載

京師先醫廟奉　三皇於南向配勾芒等四位於東西向又分列儀貨季等二十四位於兩廡由上古而遞次

及唐藥王韋慈藏現與啓元子王冰東西對列則倒
彰彰吾醫之有　三皇猶儒者之有　孔子也若夫
藥王較之程朱諸子尚有間焉譬諸范歐諸儒庶幾
相近今以若賢若神之號而與開物成務之大聖人
相混褻慢甚矣故特考而辯之

顧祖庚名彭年號雁庭國學生住錦城宮巷

脈訣正訛

四言脈訣始自崔紫虛嗣後技者纂者頗多迨至明季李士材醫宗必讀中之所著固為盡善而玄豕之訛尚有未正彭也不才謹陳管見以俟　高明鑒定

脈形主沉弱陰虧句陰字誤刻當作陽字蓋沉弱皆病脈有陰無陽豈非陽虧況上文有寸盛關陰虛句是此句之緊對面為可徵也註中即作陰字解乃因訛承誤

脈經 八

脈節 尺外斜上至寸陰維尺內斜上至寸陽維句註中以二脈分左右恐未必然李瀕河云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於衛分陰維起於諸陰之交由內踝而上行於營分所以爲一身之綱維也既爲一身之綱維何得以左右分言之且言經位仍以三焦列於右尺小腸列於左寸與所著脈法心參之三焦分列三部小腸列於右尺之論自相矛盾此亦有訛

五藏本

脈節 腎在左尺沉石而濡句字必有訛按訣中曰

浮小爲濡又本集脈有相似宜辨篇中曰濡與弱皆細小也濡在浮分重按即不見也弱主沉分輕取不可見也如此則濡脈不得與沉脈並見而此處又何以並稱耶考諸內經云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鈎因思而濡二字形似喘喘二字所以譌刻當作喘喘讀之但久訛莫正此何故耶豈因喘喘義與庸淺按錄反以喘喘爲譌而改之繼而蓦襲輕口習焉而不察耶抑因濡字有奥音從來賢哲止作奥音讀之即作奥字解之而不作脈名則於脈義似乎不犯所以未

之或按耶然既有濡脈而此又以非濡脈之濡字混淆不清恐不足以教天下彭反覆推敲終不若以內經喘喘二字易之非惟不與濡脈相混而與形容胃氣之義較濡更二字更爲超妙也

右尺相火與心同斷句疑有衍文蓋兩尺皆腎部也內經於中附上上附上皆言左右而於尺則獨曰尺外以候腎並不言左右可見兩尺皆腎一定之位右尺既亦屬腎脈亦宜同左尺之沉石矣若與心同則上文心脈是浮大而散豈此腎部亦浮大而散乎或

只心字乃腎字之誤當作右尺相火與腎同斷其理固通但相火位居命門正中不偏不倚不過驗脈之法附於右尺其脈自宜以腎爲主相火爲附若讀作右尺相火與腎同斷則文法倒裝主客不明愚意不若直貫之文作右尺亦腎相火同斷讀之方見得右尺亦屬腎部其脈自必同於左尺之沉石喘喘矣不過較其大小有力無力以徵相火之衰旺故曰同斷耳

三焦論贅言

醫讀難經叔和啓元諸大賢三焦論皆謂有名無形又讀靈樞經曰密理厚皮者三焦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薄勇士者三焦理橫怯士者三焦理縱則似乎有形矣及觀李士材曰肌肉之內藏腑之外爲三焦亦無形也而士材又以無形爲誤而以靈樞之厚薄縱橫如霧如漚如瀆以徵其形則三焦究屬有形耶無形耶謹贅一言以辨之夫三焦者卽胸膈腹內三空處也諸大賢皆謂有名無形者所以別其不同於他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無形卽無其處正欲指

空處故曰無形也靈樞謂厚薄縱橫者即借胸膈腹之腔子裏面爲言非另具一形而爲厚薄縱橫也經又曰如霧如漚如瀆而中焦又有作如瀝者蓋即指胸膈腹內空處之水氣爲喻如果有形則霧乃氣聚有時而散漚爲水泡時起時沒瀝是餘滴可有可無皆無常形豈可比之上中二焦乎至於下焦如瀆者亦不過以溝瀆中水道比下焦之水道非以溝瀆之殼子相比較也即土材所謂肌肉之內藏腑之外雖有其處原無其形何反以無形爲誤豈其意以既有

其處即不得謂之無形耶然處與形不同有其處內經所以云云無其形諸賢所以定論先聖後賢言似異而旨實同也惟陳無擇言有形如脂膜疑未妥協蓋脂膜乃身中原有之物三焦之形如之則又一層假脂膜也假脂膜與真脂膜其何以辨哉故敢謂其未妥

認疫治疫要言

疫癘之證病家每每忌諱醫家故不明言然口雖不必明言心內還須認清若認之不清不但用藥無効

而且開口便差認疫若何於聞見中但有兩三人病情相同者便要留心留心若何病有來踪去跡怪怪奇奇傳變遲速不近情理較諸正傷寒風溫溫熱濕溫暑暍等門迥乎大異者即疫也脈證不必大涼而服大涼之藥似有害而終無害者即疫也脈證可進溫補而投溫補之劑始似安而漸不安者即疫也治疫之法總以毒字爲提綱憑他如妖似怪自能體會無疑君如不信試觀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毒爲主吳又可之專用大黃非解毒乎張路玉之酷

喜人中黃而以童便配葱豉爲起手方非解毒乎葉天士之銀花金汁必同用非解毒乎至於犀角黃連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嘉言瑜氏有要言不繁曰上焦如霧升而逐之佐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佐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佐以解毒觀其旨上中下則有升疏決之異而獨於解毒一言諄諄緊接不分彼此豈非反覆丁寧示人以眞諦也哉

何桂巖名國棟號蓼齋曾任吳縣醫學訓科世居
兔子橋此趨庭雜記係錄令先嚴心逸先
生所論心逸名璉號澈萬年
五十五歲設於乾隆庚子

趨庭雜記

憶余少時嘗讀內經云肺藏魄肝藏魂又云肺主氣
肝主血夫既清陽之氣歸之於肺濁陰之血歸之於
肝又何以清陽之魄不歸於肺金濁陰之魄不歸於
肝木哉以是析疑於先子先子曰噫汝之愚也然亦
不可無此一問蓋人法天地稟賦陰陽先天皇極乾
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以東離日府反藏庚位之金雞

西坎月宮又賴甲方之玉兎金中有木木中有金金情戀木木性戀金是天地沖和之道也肝竈肺竈更何疑哉

相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說余問於先子先子曰此亦當時之寓言耳蓋今之肝氣橫逆脇痛嘔惡目張痙厥非猙獰之逆龍乎而肺氣不宣喘急痰壅便溺俱無非猖狂之猛虎乎當此之際有慧心明手一劑而其病如失是即思邈之降龍伏虎也子輩讀書由此說而觸反之自可日進於高明矣

竊怪今之人學術未精每咎於藥品之未醇或嫌膠之不陳或憎連之非川用桂無交趾之產用朮難於邑之真諉辭卸責不知上古之世衣服宮室尚有未全金石草木之品豈如今之悉備耶然古人未嘗不治人也且醫之有藥猶繪事之有色也青黃赤黑色之常也而淡紅微翠嫩綠嬌黃乃繪家均合之巧寒熱温涼藥之範也而大小緩急奇偶輕重亦由醫者配合之微妙耳嗟乎可以醫而不如繪者乎

讀素問五運合化之理有黃氣橫於甲己白氣橫於

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
余潛心讎對難以自明及讀天元冊文有丹天之氣
經於牛女黔天之氣經於心尾蒼天之氣經於危室
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
婁胃因以張介賓所繪運氣圖玩索之始悉天干與
二十八宿所處之向所合之位讀時雖少開茅塞然
其合化之根源一定不移之法則尚難胸中明轍確
乎無疑由是問於先子先子曰天下之事不出乎五
行而河圖爲五行之祖今爾以合化之所以然而欲

遡流窮源盡以河圖思之也夫河圖之數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試屈指天干之次第甲數居一己數居六乙數居二庚數居七丙數居三辛數居八丁數居四壬數居九戊數居五癸數居十即河圖生成之數土爲萬物之母故以爲首而相生合化也此至簡至易之事而人多未有悟及者也

劉九疇名天錫號烔泉
住閶門外河田

辨醫書音義

傷寒書有噫氣不除句今人以噫字讀作依字聲者居多因四書註噫心不平聲也但此噫氣由中氣不和胃氣上逆與心不平聲義不合攷字典音於介切應讀隘字之去聲為是

脈訣二十八脈內有濡脈註云與糯綿相似今人讀作如字聲者居多然非濡滯之義攷字典濡字有而四如柔耎五音莊子有濡弱謙下為表句與耎字之

義頗合則此濡脈宜讀耎字爲是

痺者閉而不通之謂也字典乏糜切音秘今人多念作避字聲者非

夏月忌枳說

枳殼枳實皆破氣之品夏月乃熱傷氣之令二藥非宜故暑濕熱三氣門方中惟陽明實滿不得不與承氣湯者間有用之其餘皆不用此古人製方之意若有不謀而合焉今人未能體會每於暑熱之時任意用之是何讀古人書而漫然未覺耶或曰枳不宜於

夏令櫛椰尤甚矣余曰不然夏月之邪三焦受者居多非櫛不達故爲要藥根不能通三焦故爲時令之禁

翁壽承　名介壽號南軒會任吳縣醫學訓科住珠明寺南

喜傷心恐勝喜解

心有所樂謂之喜何反謂其傷心哉凡人之氣以平爲期不及者病過者亦病經曰心藏神神有餘則笑不休試郎以不休二字味之乃樂之過而失其正也當此樂以忘憂之際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神不亦因之而渙散乎至於恐能勝喜其義維何蓋喜爲心志恐爲腎志水能制火既濟之道也抑更有顯而易見者人當極喜之時適有恐懼之事猝然遇

之莫不反喜爲憂者雖以喜之情緩於恐而恐之情急於喜也是僅以水火尅制之理言之或近傳會而不知勝復之道本乎人情實有沒相即合者

恐傷腎思勝恐解

恐爲腎之志何即傷腎乎蓋腎者主藏封藏之本喜靜而不喜動恐則氣下偏能動之如張子和云恐氣所致爲骨痿痿厥爲暴下清水爲陰痿爲懼而脫頤凡此諸症非皆傷腎之明驗歟若善思者處此即非常臨之自有定識豈得以恐懼搖其意見哉況思慮

之志出乎脾以思勝恐亦即以土制水論情論理亦適符也

思傷脾怒勝思解

脾志思而肝志怒木能剋土此其理也而曰傷曰勝義亦顯明岐伯曰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蓋脾處中州而屬土喜健運而惡鬱結思則氣結故曰傷也況思雖為脾志而實本乎心心者脾之母也今以多思而心營暗耗母氣既虛則所以助脾者亦寡矣若夫怒可勝思不言而喻嘗

見人熟思審處之時忽有拂逆之加一朝之忿無不爲已前此之思之弗得弗措者至此而無暇計及矣此無他亦惟人之常情有緩與急而已矣

怒傷肝悲勝怒解

肝爲木臟欲散而苦急經曰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又曰怒則氣上夫以將軍之官至剛之臟復以嗔怒而助其氣是急也非散也故曰傷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經曰悲則氣消則當氣逆之時適以此消氣者值之謂之曰勝誰曰不然○或曰四志所勝皆

與五行尅制之理合茲怒爲肝志何獨非肺志之憂勝之而云悲勝怒乎蓋喜怒憂思悲恐驚其情有七而五臟止有五志故遺去悲與驚二者以悲與憂相類皆屬不遂其心也驚與恐相類皆有所怯也惟悲之情較急於憂故其勝怒爲更切耳由是觀之即謂之憂勝怒亦何不可

憂傷肺喜勝憂解

肺爲氣主息乎膻鬱經曰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是憂能傷肺之由也至於喜可勝憂其義何居亦考諸

岐伯曰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行故氣緩矣則以閉寒者而和緩之豈不得謂之勝乎然亦更有顯明者凡人有所愛慾每多胸膈不舒適逢歡快之事即可情懷開曠此尤情性之常寧獨火可勝金而已哉

陶厚堂名宗暄號恬庭
住和豐倉前

百合病贅言

此症行止坐臥皆不能安自朱奉議以爲傷寒之變證後之註金匱者或言屬氣或言屬血論說紛紜余竊以爲皆未中肯夫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神渙散也心主脈故心病而脈爲之皆病矣惟其心神渙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臥不能行數句無可奈何之態皆所以形容百脈悉病之語未經誤治病情如是者乃爲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

黃汁顯爲五志之火消爍心陰於是以此救之經所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此外因誤治之變而隨症治之如金匱所立數方亦不過畧舉其槩以令人隅反設未用汗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熱或補或瀉之藥以誤治者治法亦宜權變惟在法古者之引伸觸類耳趙以德衍義云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隨或因離絕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最爲切當惜其有見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渙散之故註中反雜以熟毒瘀血等解殊爲白璧之瑕昔張路玉

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脈散加百合茯神龍齒稍兼黃連而病愈蓋以百合攝神之法而推廣之洵爲能讀仲景書者矣第安神之藥不一而專取乎百合者因其形像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渙散之心神由是而百脈皆利矣嘗閱中況紀聞云百合乃蚯蚓所化張路玉亦曾親見於包山土鏄中有變化未全者大畧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夫蚯蚓性動而專通經絡及至變而爲百合則由動而靜由散而合用爲主治即此意耳且百脈惡病則病變百出非經文數病

之所能盡設或症不盡合乎經文而遇病態類此者亦宜體會其意而推測之不可泥定下文數症也當明欲食不能食等句乃無可形容之辭病爲神病而難以形容醫者亦須神會而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摸回非易引經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歎安得有通神明而見無形者與之共論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來註者多以百合爲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蘇頌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識其義李士材曰

亦清心安神之効耳士材能見及此而未發明此症之機要殊缺典也

吳醫彙講卷七目錄

王鳴岡

辨脾胃升降

管象黃

氣有餘便是火解

東垣景岳論相火辯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四時皆有傷寒說

姚德培

幼科似驚非驚辨

痘科伏毒急攻閉症識

唐立三續刻

司天運氣贅言

週身經絡總訣有小序

頭上諸脈　在身諸脈　臟腑中諸脈

手經諸脈　足經諸脈

吳醫彙講卷七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吳門周　桂思哲氏參訂
王鳴岡名鳳梧號牀山國學生世居十全街

辨脾胃升降

余嘗攷治脾胃莫詳於東垣求東垣治脾胃之法莫精於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難明其在經曰脾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蓋脾主生化其用在於無形其屬土地氣主土騰然後能載物故健行

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穀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納納則貴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膹脹夫清氣何嘗指脾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則飧泄也其濁氣何嘗指胃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則膹脹也是非可爲脾升胃降之一確證乎由此而推如仲聖所立青龍越脾等方即謂之升脾之清氣也可其所立三承氣諸方即謂之降胃之濁氣也無不可觸類引伸理原一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考東垣所著補中益氣調中益氣升陽益胃各方其論雖詳於治脾畧於治胃而其意則一臟一腑升降各有主治顯然不可混者其與先聖之理又何嘗相悖而後先輝映足以發明千古良可師也苟其顛倒錯施俾升降失宜則脾胃傷脾胃傷則出納之機失其常度而後天之生氣已息鮮不夭扎生民者已余偶讀東垣書詳究脾胃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

管象黃名鼎號凝齋又號佛容世居蘇城婁門內平江路之管家園

氣有餘便是火解

昔賢有云氣有餘便是火此當專以病氣立論若元氣有不足而無有餘者也何則氣化於精精生於水穀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饑則氣怯而倦怠若飲食適宜起居有節始得元氣充流一晝一夜正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人身之常度故聖人御氣如持至寶非以氣之易於不足乎自夫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氣外侵營衛經府阻塞正氣流行出入之道遂致

腠理閉塞胸腹痞滿二便不通種種顯病氣有餘之象而元氣已形內餒之機醫者但當察其所因如風則用和寒則用汗之類即不致化火而元氣復矣若治不中要病氣留着則六者皆可化火即熱病爲傷寒之類而病機十九條屬熱者多是也故曰氣有餘便是火即七情之病亦莫不然如喜太過則喜氣有餘而心火熾怒太過則怒氣有餘而肝火炎此尤當從臟氣之陰陽虛實而調劑之若執是說以往不曰破氣降氣即曰清火瀉火吾恐少火生氣一傷則俱

傷一敗而難復非衛生之道也豈古人立言之旨哉

東垣景岳論相火辯

東垣曰相火者元氣之賊也丹溪述之景岳非之論曰情欲之火邪念也邪念之火爲邪氣非相火之所爲也二家之說俱有詞障夫相火者腎中之眞陽稟自先天爲人生之根本云爲動作賴之以立衰則病息則死老子曰一生二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極也太極不能無動然動而有節即是少火以生氣動而無制則爲壯

火以害氣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實一相火之所爲豈得另有邪火也故人之喜怒愛懼不過五藏之本志男女大欲則又萬物之化醇是皆天地間經常之理原不至於傷生惟狂蕩無節斯爲害耳然相火既定位於下焦蒸騰發育夫能使之理勝而安欲勝而危者則惟一心故心爲君火經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又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大學正心釋氏降伏其心養生者善治其心則推而極之爲聖賢爲仙佛守而持之康寧壽考若舍君

而言相無怪乎或爲元氣之賊或爲生氣之本意旨岐趨則瀉火補陽爭門角立黨同伐異欲爲闡發前賢恐先與經旨相謬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五方風土異宜古今元氣不同醫林每奉此二語爲治病立方之要旨以爲西北高燥多寒東南卑濕多熱高燥則筋骨勁強卑濕則肌肉柔弱此分形勢之剛柔非以判本原之強弱故內經異法方宜論五常政大論聖人早爲詳言之至古今元氣不同則愚竊

有說焉皇古之世壽稱千百萬紳先生難言之或者書缺有間未足徵信歟尚書載自帝堯以來則皆彰彰可考所謂元氣之厚薄必徵諸壽數之短長故古人之元氣不可見而古人之壽數有可稽唐虞三代已不聞有數百歲之人觀之孔顏尤明驗也仲師挺生於漢爲製方之祖其用藥也不啻數倍於今由其察脉真審證確任使精專一湯日作數服病愈或不終劑蓋有是病必用是藥去疾務盡斷斷然也然非謂漢時氣厚則可也古者以百歲爲上壽七八九十

者爲老遞降而天殤自漢迄今果有異歟蓋至誠無息天地之體未有久而漸薄之理惟天地無心於造物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者原各得此百年之用而修短不齊者人自有其厚薄耳今古一轍也不然軒岐垂教長沙祖述豈專爲一方一代而言哉若謂今之人稟氣日薄則善乎徐洄溪有草木之性隨之亦薄之論此又不稽至理也自元氣不同之說行羣以古法不宜於今麻桂慮其亡陽薑附畏其劫陰柴葛以升而代之硝黃以厲而製之即偶然一用不過數分

病則猶是也藥則不及矣安能奏效乎因是邪不去正立亡始之以謹慎愛之者終之以因循害之也故愚以爲學者當專務審證辨脉既得證因之本幸勿拘元氣不同之見當宗古人用藥而稍減之矯今人立方而增重之庶幾病氣速除生機不息矣鼎也學識淺陋有志未逮書此以俟之

四時皆有傷寒說

三陽傷寒俱有表證至於三陰既無表證可據而又不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循經而傳率然直中無拘

太少今試有人卒然患得三陰條脉證醫者診視將不知目爲何病無論治之也故有謂南地無傷寒者非無傷寒實有之而難於識難於治也寒者天地之一氣傷寒者舉一以名書一百一十三方果皆治寒之劑哉猶魯史錯舉四時而名春秋也竊謂傷寒一證不特霜降以後春分以前有之即三時皆有之不過因時易名春温夏暑其證治已全具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在學者能通其變耳是傷寒實備六氣之治厥後或專論温熱或專主三焦或主心營肺衛要不

過傷寒中之一氣一經未足以窺全豹也讀書貴在參悟不可如小僧縛律如邪中三陰不必皆寒故三陰亦有熱下證直中三陰多兼內傷故三陰每多溫補證又況外感不出六經內傷無過五臟然則傷寒一書并可以概雜病何時何地無之哉溯心源於長沙當必沉潛反覆於其書猶必詳審於無表證之治則宮牆雖峻庶幾可窺

姚德培名本原號芬溪
世居圓妙觀東

幼科驚非驚辨

幼科驚症自喻氏以食痰風驚四字立名大剖從前之訛實爲確論葉香巖亦宗之然更有未盡者近多冬令氣暖失藏入春寒溫間雜小兒吸受其邪先傷肺經起自寒熱氣麤延綿失治漸從胞絡內傳上部雖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煩躁神蒙病家惶懼輒云變爲驚症動用香開妄投金石以致陰液消亡熱勢愈張正不敵邪肝風陡動漸見胅牽目竄痙閉發厥勢

多傾敗若於病未猖獗之前先以辛涼開肺繼以甘寒化熱佐以潤劑降痰兩候自能痊可此蓋溫邪陷入陰液內耗而動肝風實非驚恐致病也若誤以驚藥治之恐幼稚之含冤不少故為之一辨

痘科伏毒急於悶症說

痘之一症先賢立論甚詳但近時氣候變遷竟有不同於向日者莫甚於伏毒而為時癘壅遏初起寒熱悠悠腰腹並無痛楚兩潮而見點亦色潤而形單並非要害之處身熱未解得嘘便通根窠雖立不易掀

發一到三朝神蒙氣喘癍點全無唇不腫而口不渴火伏內攻迅如反掌瘟未退縮即已喘閉告竭雖多識者進以芳香雙解大劑刼奪一無奏績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司天運氣贅言

內經氣交變大論詳言歲運六元正紀大論詳言司天在泉而今似有不驗者何歟蓋歲運已分太少而一歲之中再分爲五運五運之中又分主客主客之中又分太少司天在泉再與間氣分而爲六六氣之中又分主客是每候中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主運客運主氣客氣六者矣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寒雜合於一時變化靡窮無怪執歲運之說者司天

在泉不驗執司天在泉之說者歲運不驗執五運六氣之說者歲運與司天在泉皆不驗幾疑古聖賢書爲不可盡信矣不知五運六氣經文雖逐一分言而未及合參之理然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至天符歲會則參合而言如天符乃歲運與司天相會奉天行令而主半年譬之相輔也故曰執法也故中其病者危而速也歲會乃歲運與年辰相會猶爲平氣而主一年譬之方伯也故曰行令也故中其病者徐而持也至於太乙天符則司天歲運年辰三者會合偏盛

極焉故中其病者暴而死也吾儕在醫喻醫如一方中純寒純熱其性自偏服之未有不驗者其非天符歲會之年五行錯雜猶之一方中苦辛相制寒熱雜陳則氣味皆輕自不覺其利害耳天符歲會如此可知五運六氣亦須參合以類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提其綱而畧其目也然余更有說者經言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曰中曰其乃指偏勝之時即中此偏勝之邪於是其病如斯非泛言其年得病無論風寒暑濕燥

火一乘如此斷也況偏勝之時雖必有其邪亦非舉世盡人而盡中之也或起居不慎或寒暖失宜凡屬外感皆然而壯者氣行則散怯者着而爲病則是中其邪者本非常有何謂經文之不驗耶愚意以爲運氣之說如此抑更有釋天符太乙之說者謂非一年之病皆然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即爲太乙似乎近理而與中其二字窒隔一層仍當作值其日而中其邪或合以其年其日而中其邪如此推之竊謂斷無不驗者

週身經絡總訣有小序

治病須分經絡古人以經界喻之猶夫射之的御之轡也靈樞經脈一篇爲我醫所必讀第奈其文參差繁複習者苦之東垣編爲歌訣國朝汪訒庵更爲諧暢可誦記誦無難矣惟是熟此經脈於逐經之起止循行雖已了了而人之身體每一處有兩三經或四五經錯綜循及者皆散見於各經之下臨證倉卒未免或遺烈不揣愚陋竊以人身自巔至足凡十二經絡行及之所彙而輯之再奇經八脈除帶脈及陰

陽維蹻皆簡明易曉可無纂輯外其衝任督三經亦爲摘入倣四六之體編爲俚句而不拘拈對不兼粗俗惟求便於記誦俾人之身體四肢一云某處便識爲某經某絡實爲臨證辨經分經議治之捷徑但不敢曰熟此總訣竟可置經文而不讀也譬之本草綱目既已按藥而治病復有本草類方爲之按病以集方二者縱橫爲用尤爲心目瞭然耳

頭上諸脈

蓋聞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太陰肺少陰心厥陰心包下之三陽

從手走頭手少陽三焦陽明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太
陽太陽小腸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太陰脾少
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靈已
逐一而分言茲乃合編而便讀膀胱之脈交於巔肝
與督脈會於巔絡腦須知膀督惟欲便於誦讀故
用簡字訣錄倣此髮際循乎胃脈胃至額顱髮際下膽抵頭角上額者督
際為額顱
與膀胱在內出額者其惟肝脈在外直上出額者系連於肝脈
心之支者並繫目之內角名曰內眥小腸之支者至目內眥膀胱之
起胃經還約於其旁脈起於目內眥胃脈起於鼻之
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約一作納目之外角名曰銳眥膽接焦

支三焦之支者至目銳眥小腸亦至目下爲頰（音拙）焦膽
眥膽脈起於目銳眥小腸下爲頰焦膽夾
小腸而合至三脈俱兩旁爲頰大小肝焦而上下面
支者
橫胃爲頰大腸貫頰小腸上頰肝小腸之支斜絡於
與三焦俱下頰四脈亦俱支者大腸之支挾
顴督脈至於鼻柱胃脈起於交頞（音遏）鼽（音求）山根
鼻孔而交中挾口從下齒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
右之左上挾鼻孔至迎香穴而終
交足陽明經
胃經之脈循鼻外而挾口環唇肝又環於唇
內胃又交於承漿下唇陷中胃經之脈入上齒大腸之支
陷中
入下齒頷前大迎胃脈出而膽支下頷下爲頷頷前
寸三分動脈
陷中爲大迎頷下爲頰胃脈循頰後下廉
乃胃經穴

耳之上角焦支出而膀支至客主人穴膽出走頭竅
脈過耳前上廉起鼻曰客主人乃膽經穴膽脈之支
者出走耳前至目鋭眥後胃脈上耳前過客主上
人三焦之孫脈出走客主人前而橫者爲絡絡之別
者爲孫此支之岐者小腸與焦膽三支並入耳中膽
故曰孫脈後仿此小腸與焦膽三支並入耳中膽耳下曲骨
脈焦支繫於耳後膽支胃脈循在頰中爲頰車咽
有小心脾腎之脈小腸脈循咽心脈之支者挾咽脾脈挾咽腎脈至咽喉爲胃
支腎脈之循二脈循肝循喉嚨肝脈循喉嚨之後上
入咽額○咽額一名顖額在上腸後脾連舌本而散舌下腎脈挾乎舌
本胃支下在人迎結喉旁一寸五分動脈此爲諸陽之會先須

大路而陳

在身諸脈

原夫腦後爲項膀胱督脈與焦支兩旁爲頸大小腸支同膺脈肩髃骨之前廉大腸出之肩後之下爲膊膀胱循也焦膺小腸交合於肩（合於大椎督經督脈者爲肩）並貫於脊脊骨兩旁第一行相去各一寸五分挾脊肉爲脊膀胱循之而挾脊脊骨兩旁第二行相去各三寸成片骨爲胛（音夾）小腸繞而膀支貫至於肩前陷下名曰缺盆焦膺胃腸並入其中是以膺脈循胸三

焦布膻上焦兩乳中乳內廉乃胃經直下腹之中分膻中
膻經包絡心包絡亦有直者支者之分恐辭句繁複故此處支者僅云包絡下文正脈乃用心包二字以別之腹下爲包絡之過心直下而肺橫出脇裏爲膻脈之循心包出而肝經布脇骨之下爲季脇須識膻經之過臍下四寸爲中極當知任脈之起於中極之下然而任脈常臍衝胃挾臍脈入腹胃支循腹肝脈上抵乎小腹膻胃出入於氣街臍下毛際兩旁動脈爲氣街一名氣衝乃胃經穴臍繞毛際曲骨之外爲毛際肝環陰器此在身軀之脈所當臚列而明

臟腑中諸脈

其在臟腑之脈太陽與少陰為表裏手太陽小腸少陰心足太陽膀胱少陽少陽三焦厥陰心包足少陽膽厥陰肝陽明陰腎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手少陽三焦厥陰心包足少陽膽厥陰肝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手陽明大腸太陰肺凡此六經脈皆足陽明胃少陰腎互絡手足同然無煩詳贅如肺脈絡大腸大腸脈絡肺之類十二經皆倣此

更有肺之一臟心直上而腎直入胃之一腑肝脈挾而肺小循肝脈挾胃肺脈還循胃口小腸之脈抵胃心有腎支之絡肝有腎經之貫脾支又注於心中肺脈自起於中焦心下有腸惟膀胱為無涉上有一經皆上下而貫之心下腸膜

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惟膀胱之脈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不貫膈此屬臟腑之間並須熟諳者

手經諸脈

論乎肩肘之間乃號爲臑音柔俗名大臂臑之內廉有三肺循前而心循後包絡恰循乎其間臑之外廉有三小循後而大循前三焦乃循乎其外臑下爲肘三焦上貫內廉尺澤包絡入之包絡之支者入肘肺則下於內陷中尺澤穴肺脈下肘中心脈下肘內惟肺脈行前心脈行後心包行其中內前心又下於內後兩筋之間大腸入於外廉肘下爲臂別

包仍在中即上文大衝上而小衝下心脈仍循內後支者

廉上骨下廉之內仍循肺脈臂外兩骨之間還出三焦肺入寸口而循魚際（關前動脈爲寸口大指後肉隆起處爲魚魚際其間穴名）心脈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包絡直入於心抵銳骨而入後廉之端入掌內後廉包絡直入於掌中從曲澤行掌後兩筋之三焦仍循乎表腕大腸（間橫紋陷中大掌中）

出於合谷（俗名虎口）而上入兩筋之中合谷俗名虎口小腸循於外側而出腕下之踝（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踝音華上聲腕外凡骨肺脈出於大指包絡出於中指次指爲肺支腸脈之交（肺脈之支者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四指爲包孫焦脈之接三大腸之脈起於次指之端（大腸經穴小腸經穴）

焦又上出小次之間小指爲心脈小腸之據所謂手

經大畧如斯

足經諸脈

至如尻上爲腰膀胱脈抵脊下橫背爲腰腰下爲臀膀支

貫之兩旁挾骨之下名髀樞而膽橫膀過一名髀厭膽脈橫入

髀厭中膀胱之前血氣街之下號髀關而肯經直下

支者過髀樞

股之內廉前廉脾而後廉腎又股脈內循於股陰股

外爲髀後膀支而前胃脈髀前膝上六寸起肉爲伏兔胃脈抵之又膽

脈下循於髀陽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是以挾膝筋中爲膕膝郎

蓋仍屬胃經之直下而膝內脾經內前廉膝外膽脈外廉骨仍屬胃經之直下而膝內脾經內前廉膝外膽脈外廉膝後曲處爲膕還是膀胱支之直入而腎出肝上俱在內廉腎脈出膕內廉足肚也二肝脈上膕內廉脾腎上於踹內踹足肚也二脈上踹內廉膀胱支貫於踹外從膕中下貫踹內出外踝之後膽下於外輔骨前而直抵絕骨之端輔骨爲輔骨外踝上爲絕骨肝斜於脛斯內側而胃循脛外之廉內踝有脾前腎後之分外踝有膽前膀胱後之別踝上兩旁內外曰踝大指節後爲核骨脾經脈過足外側骨爲京骨膀胱脈支循腎入踝中胃膽循跗跗上廉乃肝經循處足心中有腎脈斜趨湧泉大指甲後屬

膽支肝脈之交大指內側爲胃支脾脈之接中指內
外分胃直胃支之入四指之間又膽經直入而終跗
支至於小指之外腎脈起於小指之下足經之脈又
如此也

仙北如

又派之繞至下之北小水北流爲小港至支
港轉而入北納濕支間之指回入之支胃間分小
內指中綫之派自支胃流側內指大支之派北支

吳醫彙講卷八目錄
朱應皆
木鬱達之論
頤壽頤字辨
方藥等分解
楊存耕
保護元陽說
楊立方
讀傷寒論附記

屠蘇會
論白癍
李純修
爛喉痧論
祖鴻範
爛喉丹痧治宜論
陳元益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唐六三 再續

攝生雜話計八則

吳醫彙講卷八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顧豐來吉氏校訂
朱應皆名升恒號玉田國學生住宋仙洲巷

木鬱達之論

內經云木鬱達之古來註釋者以達爲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條而達之愚謂此不過隨文訓釋而於達之之意猶有未盡然也夫木鬱者即肝鬱也素問云治病必求其本而鬱症之起必有所因當求所因而

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而達自在其中矣矧木鬱之症患於婦人者居多婦人情性偏執而肝病變幻多端總宜從其性適其宜而致中和即爲達道彼若吐若升止可以言實未可以言虛也今人柔脆者恒吐若升止可以言實未可以言虛也今人柔脆者恒多豈可槩施升吐哉其餘火土金水四鬱古人之註釋雖於經義未必有悖然亦止可以言實止可以言外因未可以言虛未可以言內因也蓋因鬱致疾不特外感六淫而於情志爲更多調治之法亦當求其所因而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則發奪泄折俱在

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可師也

頤毒頤字辨

按時病之後多有發頤毒之症然古人又有云遺毒者愚謂當以此遺字爲正蓋遺者遺留也謂餘邪未盡遺於經絡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頤者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然今之患者發於耳下爲多兩頤甚少按耳下者少陽之部也三陽以少陽爲樞是餘邪從樞而出也兩頤者少陰之部也三陰

以少陰爲樞是亦餘邪從樞而出也病在三陽發於耳下病在三陰發於兩頤此一定之理也張石頑云過用發散引邪泛濫而頤毒多有延及膺脇肘臂如流注者則去頤益遠尚可謂之頤毒乎

方藥等分解

嘗讀古方每有藥味之下不註分兩而於末一味下註各等分者今人誤認爲一樣分兩余竊不能無疑焉夫一方之中必有君臣佐使相爲配合況藥味有厚薄藥質有輕重若分兩相同吾恐駕馭無權難於

合轍也卽如地黃飲子之熟地菖蒲分兩可同等乎天眞丹之杜仲牽牛分兩可同等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豈可以各等分爲一樣分兩哉或曰子言是矣然則古人之不爲註定而云各等分者何謂耶愚曰各者各別也古人云用藥如用兵藥有各品猶之將佐偏裨各司厥職也等者類也分類得宜如節制之師不致越伍而譁也分者大小不齊各有名分也惟以等字與上各字連讀其爲各樣分兩意自顯然今以等字與下分字連讀則有似乎一樣分兩耳千里

之錯失於毫釐類如是耳窺先哲之不以分兩明示後人者蓋欲令人活潑潑地臨證權衡毋膠柱而鼓瑟也竊以爲古人之用心如此不揣愚陋敢以質諸高明

楊存耕名泰基字覲宸號勉齋生於乾隆丁卯列成均應闈試業儒係丙戌狀元張酉峯門人業醫係葉天士徒孫鍾南紀門人住閶門外資福橋存耕其堂名

保護元陽說

聖人作易爻先一畫是元陽爲萬物資始神變化合太和所以彖詞獨稱其大耳讀仲景傷寒首論太陽以桂枝湯爲方祖誠一法立而諸法已悉具亦此經治而他經可不傳無論太陽篇內輒用桂枝卽陽明表未解尚宜桂枝少陽柴胡症每合桂枝至於誤下腹痛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湯乃屬太陰矣若

夫少厥二陰風熱痰壅有半夏散及湯發表温中有當歸四逆液涸用復脈法蚘動用烏梅丸凡此不以桂枝命名者而仍不離夫桂枝可知仲景意不特陽經宜用即陰經亦常兼顧及陽也再參金匱開卷論臟腑經絡次章治痙必先列括蔞桂枝其餘各症以桂枝法加減者復不勝枚舉此非始終體乾行健教人以保護元陽哉近來風氣畏温熱而喜寒涼每見元虛濕温風温等症舌白渴不欲飲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葉石膏董病本在氣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

敗不納呃逆泄瀉輕病重重病死深爲扼腕試觀大易以陽剛喻君子以陰柔喻小人若使陰道長則陽道消何以輔相裁成躋斯人共登壽域以方位論五穀利在東南以歲時論自卉敷榮春夏由此推之天包乎地氣先於血元陽實生生之本所宜保護醫當活潑潑地雖不必偏熱而斷不可偏寒也明矣彼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故景岳非之

洞見本源 江淑齋跋

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醫此論以易理闡明

醫理而以護陽立說并論及仲聖用桂枝諸方皆從護陽起見誠為確論蓋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人能保護元陽則太和之氣充滿於身熙熙皞皞共躋春臺矣易以陽喻君子吾於楊君亦云然

繆松心識

以儒理通醫理故其指遠以易理通傷寒金匱之理故其辭文年姻家眷弟葉元符拜讀

講易講醫三墳一理受業門人程淸泰百拜誌

楊立方名曰恒仲城中平橋

讀傷寒論附記

嘗謂長沙之論謹嚴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氣化不一有主氣有客氣人之臟性亦不一有陰臟有陽臟春温夏熱秋燥冬寒四時之定位也厥陰風化爲初之氣少陰熱化爲二之氣少陽火化爲三之氣太陰濕化爲四之氣陽明燥化爲五之氣太陽寒化爲終之氣六節之常度也故寒必傷於冬而温與熱必在於春與夏此其大較也然而以五運言之則土運金運

之遷代無常以六氣言之則司天在泉左間右間之加臨各別益之以勝復之理太過不及之數於是乎春夏亦有傷寒隆冬非無溫病所謂非時而有其氣不可膠於節候之常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靈樞曰以一日分為四時日出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皆是以活法言之說者於傷寒必主冬月於桂枝麻黃三陰諸辛熱劑必主冬月之傷寒而不可用於春夏之時拘泥時令於變化之理得毋有未備歟通天篇曰有太陰之人

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及夫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臟篇又言二十五變昔夏英公有異稟臥即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小吏竊食即發疽死而太陽之人則飲啖生冷而不知節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陰陽之反何啻天淵是故有從化之說從者天之氣也化者臟之性也陰臟者多寒陽臟者多熱所謂陰從陽化陽從陰化熱從寒化寒從熱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泥於溫涼寒燠之常也夫以運氣主客之殊加之以

臟腑陰陽之別其病遂千態萬狀而莫可窮詰仲聖述軒岐之蘊廣湯液之用約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十三方而金匱不在其數其立法之妙爲治之活於主客陰陽之變莫不融貫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明之耳後之論足經論卒病論三綱論六氣論傷寒即雜證之一紛紛聚訟返而求之仲聖之書其活潑潑地者固無乎不包也故治病須用活法

屠氏尊名瞻號疎村國學生浙江烏程縣人僑寓平江

論白瘖

白瘖一症攷古方書無專條論及間有在瘡疹門中發明一二究未能盡其底蘊今溫熱證中每多發出如粞如粟色白形尖者謂之白瘖有初病即見者有見而即愈者有見而危殆者有病經日久癍疹已見補瀉已施之後仍然發此而愈者泛稱時氣所致殊不知致病之由既異治療之法不同不可不與癍疹詳辨而審處之也蓋傷寒傳經熱病汗出不徹邪熱

轉屬陽明多氣多血之經或由經入府受熱蒸灼營傷血熱不散而裏實表虛熱氣乘虛出於膚腠故稀如蚊跡稠如錦紋者爲癍紫黑爲胃爛而不治也時行風熱之氣侵入肺虛血熱之體失於清透傷及手太陰血分乘虛出於皮膚如沙如粟而色紅瑣碎者爲痲或歲當火運復感時厲之毒即咽痛而成丹痧及爛喉痧之類爲最劇者也至於白痦一症則濕熱暑邪病中必兼濕爲多蓋伏氣之發本從內出然必因外感及人身素蘊之濕與外觸之邪互相蒸發上

甚爲熱初病治法設不用清透滲解則肺爲熱傷氣從中餒不能振邪外解熱漸陷於營分轉投清營滋化熱勢稍緩而肺氣亦得藉以自復所留之濕仍從上焦氣分尋隙而出於是發爲白痦以肺主氣故多發於頸項肩背胸臆之間白爲肺之色光潤爲濕之餘氣至此而邪始盡泄也甚有幾經補瀉之後病仍不解忽然發此而愈者以其人之氣液內復邪自外透故不治亦愈也若其根本已虛無氣蒸達多有延爲衰脫者故此症以元氣未漓色潤晶瑩有神者爲

吉枯白乏澤空殼稀散者為氣竭而凶撼以形色之枯潤卜其氣液之竭與否也大抵此症在春末夏初暑濕之令為甚秋冬則間有之要不出乎手經受病仍從手經發泄不比足經之邪可從下解也夫肺為主氣之藏氣旺則邪從外解上泄而病愈氣衰則邪正並竭雖發必朽白無神而難治觀內經暑與濕同推仲聖痙濕暍合論益知暑熱濕邪症中多夾濕邪更無疑矣一隙微明以俟高賢正之

李純修 名基德號雲浦國學生住齊門外蟲口

爛喉痧論

爛喉痧一症古書不載起於近時而并易傳染治之者每謂太陰陽明二經風熱之毒而至爛之由亦不可不詳察也譬之於物以盛火逼之祇見乾燥而不知濕熱鬱蒸所以致爛耳此症凡風熱者治宜清透濕熱者治宜清滲瘀火凝結者治宜消降蓋邪達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矣若過用寒涼勢必內陷其害可勝言哉夫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謂之

回陽其色或淡黃或深黃者此係痰火所致皆可治之症他如爛至小舌者鼻塞者合眼矇矓者并有元氣日虛毒氣深伏色白如粉皮樣者皆不可治之症也總之因天地不正之氣感而受之故體有虛實之不同即症有重輕之各異耳其餘喉症痧症古人言之詳矣槩不復贅

祖鴻範名世琛號小帆
住海紅坊巷

爛喉丹痧治宜論

夫丹痧一症方書未有詳言余究心是症之所來不外乎風寒溫熱時厲之氣而已故解表清熱各有所宜治之得當愈不移時治失其宜禍生反掌無非宜散宜清之兩途也其症初起凜凜惡寒身熱不甚並有壯熱而仍兼憎寒者斯時雖咽痛煩渴先須解表透達爲宜即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爲重所謂火鬱發之也苟漫用寒涼則外益閉而內火益熾咽痛愈

劇潰腐日甚矣不明是理者反云如此涼藥尚且火勢勃然不察未散之誤猶謂寒之未盡於是愈涼愈遏以致內陷而斃者有之或有云是症專宜表散者余謂所見亦偏前所云寒熱之時散爲先務俾汗暢而丹瘀透發已無惡寒等症至此則外閉之風寒已解內蘊之邪火方張寒涼泄熱是所宜投熱一盡而病自愈矣若仍執辛散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腫勢反增腐亦滋蔓必至滴水下咽痛如刀割間有議用清涼者乃以鬱遏誹之炎熱燎原殺人最暴此偏於

散而謗匪清者之爲害也彼言散之宜此言散之禍彼言寒之禍此言寒之宜要惟於先後次第之間隨機權變斯各中其窾耳再此症愈後每有四肢痠痛難以屈伸之狀蓋由火爍陰傷絡失所養宜進滋陰非同痺症此又管窺之所及敢以質之高明

陳元益名昌齡號半帆
國學生住北濠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夫痧之與痘同一胎毒也而有府藏之分焉其發也亦有出遲出速之異以伏藏之地有遠近也第痧之一證古人治法惟以升麻葛根湯爲祖劑荒荽酒之外治而已其有風寒外束內毒難出而喘急者麻杏石甘湯主之若夫輕淺之證竟有不必延醫自用櫻桃核粗草紙棉紗線煎湯飲之而愈者即其發也不過周時而透透之後亦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痧

也則不然有二三日而方透者有四五日而終未透者或身皮雖達而頭面不透咳聲不揚喘逆氣粗悶伏危殆者又有一現即回旋增喘促狂躁悶亂謂之隱早者更有瘀雖外達而煽紅紫滯或目封或皆赤譫語神昏便秘腹痛或便泄無度種種熱盛毒深之象以向來痧疹門方治之無濟仿治痘之法先以紫雪芳透於前繼以犀羚芩連丹地石膏人中黃大劑清涼解毒始得轉重為輕易危為安或有病深藥淺而至於危變者幾同痘瘡有順險逆之別嗟嗟同一

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邇年來種痘盛行胎毒未得盡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之抑或近來時厲之氣甚於昔日以致症之險重者有之要在臨此證者無執前人之治因時制宜因證立方圓機活潑勿以痘重痧輕而忽之庶無愧爲司命矣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嘗讀朱肱活人書云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舉男子調氣女子調血以爲大畧似補前人之未及然

愚謂此說未可一槩論也夫長沙張氏醫中之聖也其著傷寒論原爲卒病而設故又謂之卒病論卒病者宜舍本而治標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婦共用即熱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湯婦人之陰陽易亦用燒裩散自有活人書創立婦人治法異于男子之說後人宗之者多矣不思仲聖之方早合氣血爲一致今試以藥攷之其立法用意自躍如也即如桂枝芍藥固營而閑衛非血藥乎麻黃防風雖謂之發汗本治乳子餘疾非血藥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腎柴胡

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藥也當歸地黃固不必言即白
朮人參人皆以爲氣劑而本草言能利腰臍間血可
知亦爲血藥也大抵用之在陽便爲氣藥用之在陰
便爲血藥總之傷寒一證皆爲營衛受病耳何必分
男先調氣女先調血耶雲岐張氏好古王氏皆以朱
氏之說爲治雜病之常法誠所謂自具慧眼而不爲
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聖以論傷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詮疏氣血
陰陽尤妙獨開生面斯可謂用古而不泥古者乎

今而後讀活人書者當知所擇矣

西疇顧業師評

唐立三再續

攝生雜話

命門真火藏於兩腎之中性門真水藏於一心之內人但言命門真火而不參究性門真水何也因真陽之火能生真陰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爲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泥保真陰之水則真陽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陰一衰則真陽無附飛揚上越變爲邪火能返涸真陰之水豈不危哉

火性本燥烈發揚而腎中相火偏職閉藏水性本柔弱斂藏而心精三合獨主清利則知性以位變水火本無二氣噓氣即有水陽化陰也蒸水即有氣陰化陽也燈因膏而不滅陽依陰也水因火而不冰陰依陽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補心氣益心精而不見効者則知命門火衰腎水不足何也命門之火即心火之根腎水之精即心精之源心無水則孤火上逆腎無火則寒水下凝水弱火炎則肺金受尅陽焰飛揚於上焦而生欬喘咯血等

病下虛則上盛也火弱水剛則肝木失養濁陰凝結於下焦而生癃閉痤腫精寒等病上虛則下實也水火兩平陰陽斯無偏勝

脾之權在腎胃之權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屬陰生於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屬陽傳道於大腸而容受無窮總在主納之腎於是土以火生也脾虛則胃滯而不食脾實則胃運而能食總在主出之肺於是氣機流動也故凡治脾胃當以調肺氣安心腎爲先

人身之痰最能爲害勢湧如潮勢衰如汐風寒濕燥隨氣而生體實體虛隨人而致濁則濃清則稀五藏六腑無盛痰之所上下升降無時而定又與正氣不兩立殆猶天地間陰雲瘴霧耳

週身氣血無不貫通故古人用鍼通其外由外及內以和氣血用藥通其裏由內及外以和氣血其理一而已矣至於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蓋指本來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內或在外一通則不痛宜十二經絡藏府各隨其處而通之若通別處則痛處未知而他

處反爲擊動矣
補戒急授而驟壅伐戒亟奪而峻利用之不當皆能
致害故攻熱失宜熱未去而寒復作寒熱各踞於其
所反致溫涼並禁良醫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
焉嘗見怯弱之人而當酷暑每云氣欲悶絕可知中
暍而死者直因氣之悶絕也夫人值搖精恒多氣促
與當暑之氣悶不甚相遠經曰熱傷氣又曰壯火食
氣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於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壯

者至秋而發爲伏暑怯者即中暍而死

吳醫彙講卷九目錄
徐叫壎
四大家辨
論醫宗必讀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温補之益
王繩林
攷正古方權量說
唐立三三續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

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乘化疫之說

吳醫彙講卷九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與謙履安氏校訂

徐叶橚名鏞號鉦臺松江南邑人弱冠入諸生即棄舉業專攻岐黃學

四大家辯

李士材讀四大家論一篇本自王節齋大意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而與仲景並時也然仲景醫中神聖德備四時三子則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已試觀玉函金匱方中黃芩白虎巳開河間之先也建中理中巳

開東垣之先也復脈黃連阿膠已開丹溪之先也然則謂三子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條暢之則可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則未確也

論醫宗必讀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著醫宗必讀一書固已膾炙人口矣然余竊有議焉夫必讀者軒岐之書也越人仲景之書也下此而脈經千金外臺以及近代諸名家書雖不能盡讀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讀矣尚守張長沙傳聞強識之訓

以探本窮源則是書又爲淺醫畫限之書矣改其名曰不必讀其庶幾乎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温補之益

竊觀富貴之家畏寒涼則忌進温補則合醫之喜用温補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温涼補瀉並收之書也觀其論症先述古而補以己見分劑先古方而補以新方作者以全書名之讀者以全書讀之舍其短而錄其長則上而溯諸河間易水金華諸家無不合也更上而溯諸南陽醫聖亦無不合也而

得景岳之益者豈特在左歸右歸而已哉

王繩林名丙端樸莊吳縣恩
貢生世居包前

攷正古方權量

古方自靈樞素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諸名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七分六厘準之凡云一升一者以今之六勺七抄準之謹攷定如左

凡古方[illegible]起千律黃帝律尺九寸夏尺則加爲一寸而爲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孫眞人千金方論迮針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馬法六尺爲步今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據此知即今曲尺無疑知此尺即黃帝律尺寸者以藥升之龠積與尺度攷得之

詳見徒學淨聞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徑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強共積二十分即古藥升之容積

千金論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當作上下徑一寸六分深八分夠按管子云釜鎛不得爲斛且計其容積僅五百廿二分不應如此之小故知傳寫之誤也升口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強乘之得二千分爲容積云深八分者舉成數言之也

藥升一升容黃鐘一閎侖之實以秬黍一百四十粒爲一銖但秬黍

之重今無可攷依千A論蜜一斤得藥升七合及靈臺儀象志水與蜜同積異重之比例若二十與廿九而次第以準測之古一兩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二百八十秬黍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六十四黍為圭半之十撮為一勺勺即龠也兩勺為一合合為升字之誤一升為一刀圭二十撮為一勺勺即龠也兩勺為一合共二千五百六十黍也李時珍沿兩勺為一合之誤更增十合為一升則誤以傳誤矣幸千金及外臺原文俱無此五字可證

秬黍一粒二米用以量龠取其圓滑而齊見攷工記輪人自劉歆變亂古法置秬用稻前明鄭世子特覓秬黍權以今平每龠

一千二百粒重三錢未足爲訓也鄭世子樂書穿鑿附會其云黍權黍量盡屬臆斷張介賓採入類經圖翼殊誤後人也

知二百四十黍爲一兩者千金云十黍爲一銖圖翼謂十黍當作百黍者非也

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

攷正古權之法先作藥升滿盛尺二寸分中容井水秤重一兩二錢而推得其同積異重之比例假如水與蜜各貯一盞中容積相等而水輕蜜重水若二十兩則蜜必二十九兩以此推算一藥升之水重一兩二錢者則一藥升之蜜必一兩七錢四分昭矣

以三率明之

水二十

蜜二十九

相乘得數三十四兩八錢以第一率之二十爲法除之得第四次一兩七錢四分

水一兩二錢

蜜一兩七錢四分

既得蜜一藥升之重以三率重測之如法乘除得蜜七合之重

藥升一升

蜜今重一兩七錢四分

藥升七合

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夫此七合之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者卽古蜜十六兩之數也依上法重測之得古一兩今若干之數

古十六兩

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古一兩

今重七分六厘强

以古方參之

麻黃湯麻黃三兩準今二錢三分 分三服中病卽止每服止七分六厘

小柴胡湯柴胡八兩準今六錢分三服每服止二錢

承氣湯大黃四兩準今三錢分再服中病卽止每服止一錢半

白虎湯石膏一斤準今一兩二錢分三服每服止四錢

藥升之容積二千分以今倉斛之積寸推之古一升今六勺七抄也

立方篙法滿千分爲一寸曾以倉斛計之合曲尺之寸度積一千四百九十七寸爲今五斗則知曲尺二寸爲六勺七抄以古方參之

半夏秫米湯半夏五合準今三勺三抄半　秫米一升準今六勺七抄甘瀾水

五升準今三合三勺煎取升半準今一合分三次每服飲一小杯杯如杯飲約可
手掬今比此尤小故曰小杯
四逆散每服方寸七準今一錢其泄利下重者加薤白一升煎服
末藥少而一升之薤其少亦可知
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依曲尺之寸度爲之錢匕者以五銖錢爲之開元錢亦同皆抄散取不落爲度
古人用散藥以刀圭抄取之匕亦刀圭之意也準前論一刀圭爲三十二黍方寸七者十刀圭也立方一寸積千分三除之得三百三十三分爲方寸七之實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藥性

輕重不等今但就泰
計之以得其大槩

千金論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
取半邊耳並用五銖錢也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
之亦令不落爲度按五銖錢與開元錢徑相同準曲尺九分其
冪六十三分以九分乘之得五百六十七分三除之得一百八
十九分爲一錢七之實乃以三百三十三分爲首率重一錢爲
次率一百八十九分爲三率得重五分六厘爲四率是一錢七
之重也半錢七者準今二分八厘錢五七者準今一分四厘也
以古方參之

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服方寸七準今一錢

桃花湯赤石脂末半斤每服方寸七日三服每方寸七準今之二錢石藥性重也

燒褌散每服方寸七日三服灰性必輕

大陷胸湯甘遂一錢七分二服每服是半錢七準今二分八厘

十棗湯逐人服一錢七準今五分六厘

文蛤散一錢七藥性較輕

一撮者以三指為度

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廿八黍準今四分

以古方參之

澤术麋銜散藥共二十五分準今四錢七分五厘以三指撮為後飯服每

四分日三服三日後病瘳而藥將盡矣

風引湯藥共五十五兩準今四兩一錢八分取三指撮井水煮服石藥性重

每服八分以五十餘日為度

凡丸藥如梧子大者準藥末一分如彈丸及鷄子黃者準藥末一錢

千金論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一方寸七散以蜜和得如梧桐子十丸為定如彈丸及鷄子黃者以十梧

桐子準之準前論刀圭容三十二黍應重一分方寸七加十倍
應重一錢
以古方參之
巳椒蘆黃丸藥共四兩準今三錢蜜凡如梧子大飲服一丸日三服每日三丸
每丸一分蜜在外
十日而瘥可知也
薯蕷丸藥共百七十八分準今三兩三錢八分大棗百枚爲膏和蜜丸
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爲劑每丸藥末當重三分四厘因有大棗一枚
及蜜故得如彈子大也彈子大者或
較小于鷄子黃然亦不甚相遠耳
理中丸藥共十二兩準今九錢一分蜜和丸如鷄子黃大以沸湯數

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熟益至三四丸每丸藥末一錢當得九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湯者即用此九錢一分之藥煎之也寇宗奭疑丸藥少湯藥多妄謂古方如鷄子黃者應是大丸李時珍宗之遂于古法如彈丸及鷄子黃准十梧子者奮筆增爲四十梧子謬也

備急丸每服大豆許三四丸未差更與三丸按千金十六黍爲一大豆合七丸計之不過百十二黍之重準今三分半

凡藥有云大升大兩者以神農秤三兩爲一兩藥升三升爲一升千金論隋人以三兩爲一兩權三倍故量亦三倍

以古方參之

外臺載廣濟方蒜煎主冷氣用牛乳五升準今三合四勺納剝淨蒜肉二升煎候蒜消盡下牛膝一大斤末準今三兩六錢煎成酒和兩匙服之乳經煎蒜後約存二合配三兩六錢煎而調和之其末必不可復多矣

外臺載錄驗方杏仁煎療欬氣杏人一升擣以水和研取三大升汁準藥升煎取一大升酒服一匙日三以水九升研杏仁一升其水亦不可復多矣

又煮湯大略古藥二十兩今一兩五錢用水一斗今七合煮取四升今二合八勺勺二三次服之

右藥皆咬咀如豆大必水乘氣熱方始透入藥中既而藥乘水沸乃始溢出汁開然且火欲其微沸欲其小絞以兩人助以尺木澄去滓濁而後服之全欲得其氣之清而不欲多水以耗其氣讀千金論自明

至于千金論諸藥權量互求之法往往不合則古今藥性不同故也即如蜀椒吳茱萸地膚子蛇床子古取陰乾今皆晒爆爆則藥性為之輕輕則各有差等而權與量不相合矣又如附子以一枚準半兩古取其土中自養形瓤神足者蔥有大小以三枚準一兩古以八月採爆乾尚皮不尚肉別錄云桑皮利肉補虛惟十棗湯取肥者十枚用之今並不

如法宜與古不符也惟巴豆治淨以一分得十六枚頗合千金云巴豆先去心皮毛秤之曾如法修治其薄衣務盡去之約十六枚重分九厘苟能于古方中緒論求之蛛絲馬跡非不可尋也

以古方參之

千金方治歷節諸風百節酸疼不可忍用松脂三十斤準今三十六兩煉五十遍少亦須二十遍服方寸七日三百日差方寸七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此最足据者每日服三錢百日須三十兩也以松脂煉去六兩適合百日之用則古一斤爲一兩二錢更無疑矣

千金治結氣冷癥積在胷下及脚氣上入小腹腹中脹滿大

蒜去心三升搗令極熟以水三升和絞汁更搗以水三升和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顆大棄却三升

蒜肉研汁後滓僅如桃顆大升小可知　以微火煎取三升下牛乳三升合煎至三升旦起空腹一頓溫服令盡三升蒜汁可以一至申時食頓服升小可知

三日服一劑三十日服十劑止蒜汁最辛劣全不慮及而頻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億以古三兩爲今一兩古三升爲今一升龐安常亦云然此誤以漢之權量爲懸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爲一升以二百四十秬黍爲一兩此與劉歆所定二十龠爲升二千四百秬黍爲兩者大相懸絶後儒悞信班志

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銅斛之式斷爲古律權量于是以古準今遂有三兩爲一兩三升爲一升之說而强合于醫方之權量耳秦漢之量每一斗爲今之二升見閻百詩四書釋地及沈彤周官祿田考附識于此

前明張介賓惑于鄭世子之樂書定爲古方一兩今之六錢古方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爲大謬

李時珍云古之一兩今之一錢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參之

附後方治消渴以黃連三斤準今三兩六錢納猪肚中蒸服依景岳說是十八兩八錢矣猪肚中能容之否

又肘後方治中風腹痛用鹽半斤準今六錢熬水乾着口中飲熱湯二斤得吐愈依張則四兩八錢能着口中耶併能飲如許熱湯耶

又肘後方治風毒脚氣用虢黃末一兩牛乳調服取汗北方人用此多效依張則六錢可作一頓服耶

又肘後方治勞復用乾姜四兩爲末準今三錢湯調頓服依張則爲二兩四錢之乾姜可一頓服耶

外臺載備急方治五尸以雄黃大蒜各一兩擣和如彈丸準今一錢三分故適如彈子大納熱酒中服之依張則一兩二錢能與彈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銀鐵用白糖二斤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飴糖非蔗糖也一頓準今二兩

四錢漸漸食之多食亦佳依張則十九兩二錢能作一頓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匱方解菌毒人糞飲一升此豈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臺載集驗方療水腫用黃牛尿一飲三升準今二合若不覺更加服之若謂是今之一升人糞牛尿誰堪多服者

肘後方治齒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嗽即瘥若如今之一合六七勺如何含而嗽之

又肘後方治霍亂大渴不止多飲則殺人黃梁米五升水一斗煮清三升稍稍飲之若如今之一升獨不慮其多飲而殺人耶

外臺載崔知悌方治血痢石灰三升熬黃水一斗投之澄清一服一升日三服每服準今三合三勺日三服豈石灰湯可多服耶

千金木膏治治脚弱風虛用濕荊二十五束束各長三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二寸燒瀝三斗準今二升青竹三十束束各長三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一寸燒瀝三斗試如式取荊與竹燒之能取今一斗之瀝否

千金耆婆萬病丸條下云服藥取微下三升惡水爲良若三升爲今一升尙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雜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卽斷若血下至三斗三升尙堪救藥耶

千金紫苑湯云小兒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日以內之小兒能頓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藥秤藥升農軒掇造之法物晉宋以來寖失古意故梁陶貞白先生著名醫別錄論用藥分劑法則一遵神農之秤而不用子穀秬黍之制孫眞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依四分爲一兩爲定亦不依隋人以三兩爲一兩之法其述古藥升制度下卽曰今人分藥不復用此蓋有存羊愛禮之思焉繼此有王刺史者輯外臺秘要每方必紀其所出凡六朝諸名家所定分兩升合皆兢

兢法守間有大升大兩必分別註明今良方具在顧以權量難求
棄若弁髦强作解事者從而武斷之而醫宗之微旨勢不至盡墜
于地不止

武斷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僞造夏律周脯之
鄭世子也

微旨者何聖人治病之樞機也升降浮沉之氣順者生逆者死但
得撥之使轉即行所無事矣故藥也者求其中緊不貴多也求其
循序不貴速也藥必有毒非毒無以馭病非節制無以馭毒故升
秤之以小爲度者誠愼之也

陶隱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以梧子爲度按千金論如梧子者（準上論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重五以二小豆准之如小豆者重二厘半以三大麻准之如胡豆者重一厘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細麻每一細麻重七毫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細麻每一細麻重二毫八絲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詳其用意之謹密反謂古人稟厚能勝重劑則所見益顛倒矣得君說而通之庶幾能師古之意用古之法乎

千金論云古者藥在土中自養經久氣味眞實今時藥力輕虛人多巧詐學者須加意重複用藥藥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然觀東垣方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時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以五錢爲例可知仍不貴多也

古人疑漢方湯液大劑三十餘兩小劑十餘兩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三升並分三服若以古斛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兩未淹得過又疑散末藥只服方寸匕圓子如梧子大極至三十粒湯液豈得如此懸絶又疑風引湯一料計五十五兩每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滓溫服一升觀其煮製每只三指撮未

應料劑如此之多今一旦改而正之三疑盡釋矣

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升似與前說不相合頃友人言吾蘇陽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者之清香絶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入藥者以小爲貴耳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

丹溪格致餘論曰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當以第二章因於暑之下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移於因寒之下云云尤在涇先生深通經義者也獨於此論未甚研求乃於讀書記云因於寒因於暑二節丹溪重定章句爲是烈謂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句不必謂之衍文惟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二句與

下文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彼此外錯僅以此四句互爲移掇讀作因於寒欲如運樞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意卽貫串蓋謂因於寒者如樞運動寒氣自散如內經洗熨按摩等法是也若寒鬱爲熱有似燔炭必須汗出而散如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因於暑者乃君火爲病故自汗喘喝而多言以及起居卒暴神氣浮越也丹溪在涇皆相承而誤

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乖化疫之說

本集第二卷薛一瓢先生日講雜記中有此一則而語焉未詳書出之後諸同學迭有來問此說者爰爲之詳說於左

此本諸素問遺篇刺法論睢經張景岳類釋於剛柔失守之條甲丙戊庚壬五年爲陽干氣剛乙丁辛已癸五年爲陰干氣柔應交而不布政者謂之失守而尙未甚晰竊參鄙臆詳以明之假如甲子年上半歲多風少暖爲上年司天之厥陰不退位本年司天之少陰不遷正若下半歲多凉爲在泉之陽明得位甲子之在泉陽明巳卯也在泉之干卽以司天之干相合者推之如

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也在泉之支以司天之支各就四正四偏四維中陰陽相配者推之如子與卯爲四正中之一陰一陽寅與巳爲四偏中之一陰一陽辰與未爲四維中之一陰一陽也餘倣此　以上

年之司天臨本年之在泉則上奏下己爲不和甲失其位謂之木勝土虛甲己化土木勝必金復指下年乙庚化金之歲言金既復木必稍退而予年司天之少陰至矣木反助火剋金其復必微而甲己之土皆失守土鬱之久後化爲疫早則丙寅晚則丁卯土疫至也丙辛化水之年欠鬱之土方得勝之而爲病再次年丁壬化木木又剋土亢則害而爲病也○土疫即濕疫今所謂濕溫之類是也疫之微甚詳其年之司天在泉或盛或衰爲定又若

上半歲氣暖爲少陰司天布政而下半歲多温少凉爲上年在泉之少陽不退位本年在泉之陽明不遷正夫巳卯之柔不至於下本年在泉屬陽明巳卯解見上則甲子之剛孤立於上亦爲土虛後化爲癘凡司天失守化爲疫在泉失守化爲癘疫瘟疫也癘殺癘也土疫將至恐傷腎臟當先補腎俞次洩土氣以去其鬱戒夜行遠行經本論刺法故以俞言用藥者亦倣其意可也其餘詳載類經不必複贅餘年皆倣此。疫癘每發於陽年除天刑六年其餘二十四年是也庚子庚午君火刑金運庚寅庚申相火刑金運戊辰戊戌寒水刑火運此六年本非有餘故不發疫餘皆陽剛太過故作疫也

然此指陽運自勝而無邪傷者也若剛柔迭失其位四時不節謂之失之迭位卽生大疫應司天而不司在泉雖屬陽年亦爲不及不必待至三年始發疫癘也

吳醫彙講卷十目錄

汪繼功

虛勞論附方

汪正希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沈香巖

六味地黃丸方解

八味地黃丸方解

唐立三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吳醫彙講卷十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汪纘功名光爵號學舟太學生屢試不售考授州同知送業醫治病多奇中載在吳縣誌及蘇州府醫學誌年五十六歲歿於康熙五十七年著有醫要若干卷未梓行世而同學多有傳抄爲秘本者此篇係其孫明之正希節錄付梓明之名元亮號竹香壬午科舉人候選知縣正希名元輔號古香長洲縣醫學訓科

虛勞論

虛勞之病皆由內傷而無外邪也如酒傷肺則濕熱

薰蒸肺陰消爍色傷腎則精室空虛相火無制思慮傷心則血耗而火易上炎勞倦傷脾則熱生而內伐眞陰惟忿怒傷肝有二鬱怒則肝火內熾而灼血大怒則肝火上升而吐血此五者皆能勞其精血道經云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陰虛內熱而成虛勞之症大約酒色爲多然有童子未室而患此症者或有先天不足或禀母氣陰虛其師尼寡婦室女慾期氣血鬱結以致寒熱如瘧朝涼暮熱飲食不思經期不準或致閉絕而成此病者多由鬱火內蒸

所致也以上論致病之由以下論眞陰易虧方書言此症者皆以氣虛血虛陰虛陽虛混同論治不知氣虛者面白無神言語輕微四肢無力脈來微弱陽虛者體冷畏寒手足逆冷溺清便溏脈沉小遲此二者能服參芪温補乃爲受補可治斯氣虛陽虛之症也雖血脫者亦有補氣之法乃指卒暴失血素非血虛之人如新産之類耳其餘患此症者經云一水不能勝五火五火者五志之火也一水者腎中眞陰之水也水即精也即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非陰衰於

前而陰成之難乎又言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非陰衰於後而陰凋之易乎所謂陰者即我之精而造我之形者也人生全盛之數前後止二十餘年故丹溪引日月之盈虧以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王節齋則以爲陰虛成病者十有八九陽虛成病者百無一二蓋以節慾者少縱慾者多耳以下敘五藏虛證其爲病也在腎則爲腰脊腿痠或攸隱而痛爲骨蒸盜汗或至夜發熱爲徧身骨痠或疼痛如折爲夢洩遺精爲耳中鳴爲足心熱在心則爲驚悸怔忡爲掌中乾熱爲

虛煩無寐或夢魘不寧爲口苦舌乾或口舌糜爛在肺則爲痰嗽乾咳爲氣逆喘促爲鼻中氣熱爲顴紅吐衄甚則吐涎白沫側眼咽痛音啞聲嘶在肝則爲寒熱如瘧爲頸項瘰癧爲脇脹肋疼爲兩目澁痛爲頭暈爲眼花爲多怒爲吐血在脾則爲食減不化爲惡心嘔吐爲脹滿腹痛爲腸鳴泄瀉肌肉消瘦此皆五藏虛勞之本症經曰治病必求其本須審其因何致損何藏受傷如因于色者則知腎傷縱有他經現症亦當補腎爲主而兼治他症因於酒者又當以清

前而陰成之難乎又言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非陰衰於後而陰凋之易乎所謂陰者卽我之精而造我之形者也人生全盛之數前後止二十餘年故丹溪引日月之盈虧以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王節齋則以爲陰虛成病者十有八九陽虛成病者百無一二蓋以節慾者少縱慾者多耳以下敘五藏虛證其爲病也在腎則爲腰脊腿痠或攸隱而痛爲骨蒸盜汗或至夜發熱爲徧身骨痠或疼痛如折爲夢洩遺精爲耳中鳴爲足心熱在心則爲驚悸怔忡爲掌中乾熱爲

虛煩無寐或夢魘不寧爲口苦舌乾或口舌糜爛在肺則爲痰嗽乾咳爲氣逆喘促爲鼻中氣熱爲顴紅吐衄甚則吐涎白沫側眠咽痛音啞聲嘶在肝則爲寒熱如瘧爲頸項瘰癧爲脇脹肋疼爲兩目澁痛爲頭暈爲眼花爲多怒爲吐血在脾則爲食減不化爲惡心嘔吐爲脹滿腹痛爲腸鳴泄瀉肌肉消瘦此皆五藏虛勞之本症經曰治病必求其本須審其因何致損何藏受傷如因于色者則知腎傷縱有他經現症亦當補腎爲主而兼治他症因於酒者又當以清

肺爲先以下敘標本傳變既審標本再明傳變如腎傳心心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再傳腎此傳其所勝之藏侮而乘之謂之賊尅大凶之兆經曰諸病以此相傳者死謂五藏以次相傳而尅偏也難經曰七傳者死謂如病始于腎而脾復傳腎是謂六傳已盡一藏不可再傷也又如腎病不傳心而傳肺此間一藏而傳于生我之母以母子氣通也如腎病不傳心肺而傳肝此間二藏而傳于已生之子母病及子也如腎病不傳心肺肝而傳脾此間三藏而傳已所不勝之藏經

所謂輕而侮之也傳乘不明豈能療病 以下辨虛勞誤治

一症偏于陰虛者居多而醫之誤治者有七試詳言之一曰誤認陽虛命門之火龍火也亦謂之眞陽如果腎中陰盛龍火不能安其位而爲上焦假熱面赤煩躁口渴等症口雖渴而不欲飲足冷過膝小便清長右尺脈沉小而遲或浮大無根此陰盛逼陽之假症如夏至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爲陽物隨陽而上升宜用八味之屬氷冷與飲得引浮火歸元如冬至一陽來復地中水暖而龍歸大海也至若虛勞

之症是因腎水眞陰虛極水不攝火火因上炎而致面赤唇紅口鼻出血齒痛齒衄雖亦龍火上炎與虛陽上浮不同縱有下部惡寒足冷此因虛火上升所致非眞陽衰而然故其小便必黃赤其脈必帶數有內熱的症可據設悞用引火歸元之法是抱薪救火上焦愈熱而咳喘燥渴益甚咽痛喉爛諸症至矣二日誤認中寒腹痛之屬于虛寒者綿綿痛而無增減喜熱手按熱飲食泄瀉之屬于虛寒者水穀不化而澄徹清冷必有虛寒之脈證可憑然後用之有効今

人一見脹滿腹痛食不消化腸鳴泄瀉等症便認爲
虛寒而投理中温燥之劑再補其陽則陽益亢而陰
益竭矣更有見其脹滿泄瀉遂引經文清氣在下則
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而用補中益氣反提陰
火上逆以致咳喘頻增吐衄交至而立見危亡此其
温補得售者不過助陽之藥能使胃氣一時暫壯飲
食增加彼此相誇至死不悟良爲可憫三曰誤認外
感世之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外感無異
火逆衝上則頭脹微痛火熱壅肺則有時鼻塞陰虛

陽陷入裏則灑淅惡寒陰虛陽無所附則浮越肌表而熱但其發時必在午後先灑淅惡寒少頃發熱熱至寅卯時盜汗出而身涼或無微寒而但午後發熱必現腎虛症或兼唇紅顴赤口渴煩躁六脈搏數或虛數無力此宜大劑滋陰如保陰六味之屬若誤爲外感而表之則衂汗淋漓諸虛蜂起或有失血之人表之無汗經所謂奪血者無汗也再强發之必然吐衂爲下厥上竭之症此尤孟浪之流也四曰苦寒瀉火之誤實火爲病可以直折虛火爲病非寒可清非

惟不能清熱抑且敗其胃氣食少瀉多將何療治甚者見其燥結肆用硝黃以通之不知腎主二便腎主五液腎液既虧自不濡潤滋其陰潤其燥而便自通彼既虧之陰豈能勝硝黃之攻伐乎五日二陳消痰之誤痰在脾經者名曰濕痰其痰滑而易出或稀如水者名曰痰飲濕者燥之半夏自爲正治若陰水不足肺受火侮津液凝濁不生血而生痰此當潤劑滋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痰自清矣二陳之燥立見其殆六曰參芪助火之誤夫虛勞之可受參芪者肺

必無熱者也肺脉按之而虛必不數者也故有土旺而生金勿拘拘于保肺之說古人每用之而奏功今則火已爍金而咳矣火蒸津液而化爲濃痰矣君相亢甚而血隨上逆矣猶引陽生陰長虛火可補之說漫用參芪因之陽火愈旺金益受傷所以好古有肺熱還傷肺節齋有食參必死之叮嚀也七日治療過時上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如勞神者常養其心勞倦者常補其脾多怒者常滋其肝血多飲者常清其肺熱好色者峻補其腎水仲景曰凡人有病不時

即治隱忍蓄延必成痼疾所以終罕得愈者以內熱之症人多易忽自恃飲食如常起居如舊仍縱恣酒色迨至病已成而後藥之譬之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以下三大治法然而治之最難有三大要法不可不講也一曰補腎水經云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精藏於此氣化於此精即陰中之水也氣即陰中之火也故命門之水火爲十二臟之化源火不畏其衰水則畏其少所以保陰六味左歸之屬皆甘寒滋水添精之品補陰以配陽正王太僕所謂壯

水之主以制陽光丹溪所謂滋其陰則火自降譬之燈殘火焰添油則焰光自小也然須制大其劑長久服之以陰無速補之法也至若因於酒者清金潤燥爲主而保陰之屬仍不可廢蓋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而救肺也因於思慮者清心養血爲主而佐保陰之屬所謂水壯而火熄勿亟亟於清心是也因於勞倦者培補脾陰爲主而佐保陰之劑經曰有所遠行勞倦逢火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熱舍於腎故知勞倦傷脾內熱者必及腎也若忿怒傷肝動血保陰六

味大爲正治蓋水旺則龍火不炎雷火亦不發乃腎肝同治之法也二曰培脾土脾胃爲後天根本經曰安穀則昌蓋精生於穀飲食多自能生血化精雖有邪熱藥得以制之久則火自降而陰自復也若脾胃一弱則飲食少而血不生陰不能以配陽而五藏齊損故越人歸重脾胃而言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心血脈不能營養藏府三損損於脾飲食不爲肌膚四損損於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從上而下者過於胃則不治至

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從下而上者過於脾則不治至皮聚而毛落者死所以仲景治虛勞惟用甘藥建立中氣以生血化精一遵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旨也味非獨藥也補以味而節其勞則積貯漸富大命不傾經云陰陽形氣俱不足者補以甘藥故中氣不足者非甘不可泥土強則金旺金旺則水克又男子以脾胃爲生身之本女子以心脾爲立命之根故治此者當以調養脾胃爲主三曰慎調攝虛勞之因因於酒色者固多其因於憂愁思慮抑鬱多怒者亦不

火所以童子室女不生歡笑及鰥寡僧尼易犯此病經謂非鍼藥之可治必須消遣情懷隨遇皆安然後療治庶能愈病乃今之患此症者徒伏諸草木奉爲復元之品外則疲勞形體內則沉湎七情不知心有妄動氣隨心散氣散不聚精逐氣匿故廣成子曰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斯言眞可爲虛勞調攝之良法也予今所論虛勞致病之因次及方書之混列更推眞陰易虛之故以及標本傳乘併誤治之弊而終之以治要非敢矯當世之偏實本

諸先哲發明治要予又目驗之而不爽者故特立說以識之

保陰煎自製

熟地黃　生地黃　天門冬　麥門冬
玉竹　龜版　茯苓　山藥
牛膝　桂圓肉　人乳

右藥或水煎或用石斛煎湯代水煎　內熱有汗加地骨皮　內熱無汗加牡丹皮　腰痛加杞子杜仲或加猪腰猪脊髓　盜汗加棗仁五味子

忡怔不寐加棗仁　咳嗽加桑白皮枇杷葉百合
有痰加貝母　有血加藕汁童便　食少加薏苡仁
泄瀉去生地天冬加山萸肉白芍大棗蓮肉　肺脈
按之無力者量加人參

參入加星者之旌

肉 塵 旗大名自肉莫山加令天地生氣流
形 山 肉 旗 加貪 便 為 鮮加血布 母貝加深有
已旌 加必 貪 便 為 鮮加血布 母貝加深有
合百業把皮白參加敬 已旗加雜不匠仲

汪正希名元軾號古香長州縣醫學訓科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予先祖學舟公治虛勞有自製保陰煎一方其意旨所存蓋即固本丸集靈膏之制而加減者也二地爲君壯水以制亢越之火二冬爲臣保金以滋生化之源惟固本丸有人參茲去參者恐肺中有熱反致助火也代以龍眼葳蕤一以悅脾而生金滋水一以潤肺而益腎養肝二味代參非獨較參爲穩當抑且貧富可以通行集靈膏有狗杞牛膝茲去杞者恐其性

温助陽用膝者取其引藥下行一汰一存權衡適當至人乳補血液爲潤燥之妙品龜版補心腎實養陰之良藥統而計之即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意也然羣聚沉陰靜味得無過於凝滯上阻胃納下妨脾運歟故佐以山藥茯苓一培一滲調和脾胃使無偏勝之虞且備擬加減之法以治病之變化毫無遺漏焉壯水制火補精養陰較之錢仲陽之六味張景岳之左歸不能多讓而或更勝之乃或有議其平庸者是未籌勞者養之惟宜王道不尚霸功也先祖當年先

葉香巖薛一瓢兩先生而著名製此方以療虛勞者千百人不僅爲獨創之奇實上探古人之精奧世雖多高明之士而治虛勞者誰復能舍此而別求良法哉予也痛先人之已邈幸舊笈之猶傳思濟美於後先有慚學術讀祖書之良善敢秘遺編用是梓此新方附於彙講非徒求行世亦以祈活人也

沈香巖名家熊宇惟祥受益曾孫實夫出嗣于國學生世居葑溪烏鵲橋東

六味地黃丸方解

此爲補陰之主方補五藏之陰以納于腎也藏陰虧損以熟地大滋腎陰壯水之主以爲君用山萸肉之色赤入心味酸入肝者從左以納于腎山藥之色白入肺味甘入脾者從右以納于腎又用三味通府者恐府氣不宣則氣鬱生熱以致消爍藏陰故以澤瀉清膀胱而後腎精不爲相火所搖又以丹皮清血分中熱則主血之心藏血之肝俱不爲火所爍矣又以

茯苓清氣分之熱則飲食之精由脾輸肺以下降者亦不爲火所爍矣夫然後四藏之眞陰無所耗損得以攝納精液歸入腎藏腎受諸藏之精液而藏之矣從來圖圖看過未識此方之元妙至於此極今將黃肉山藥二味分看一入心肝一入肺脾既極分明而氣味又融洽將熟地黃肉山藥三味總看既能五藏兼入不致偏倚又能將諸藏之氣盡行納入腎藏以爲統攝藏陰之主而不致兩岐至澤瀉茯苓丹皮與三補對看其配合之妙亦與三補同法製方妙義周

備若此非臻於神化者其孰能之惟其兼補五藏故
久服無虞偏勝而爲萬世不易之祖方也

八味地黃丸方解

此方用附子肉桂補兩腎之陽非補兩腎中之命門
也附子補氣中之陽由肺以入於腎故陽虛肺氣喘
急者服之即止乃右腎之陽藥也肉桂補血中之陽
由肝以入於腎故陽虛肝火上浮者服之則納乃左
腎之陽藥也夫從左從右非兩腎之中可知命門居
中是以一而神非以兩而化附子肉桂一氣一血兩

相對待故非命門藥也如以附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氣桂不得爲補命門矣以桂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血附不得爲補命門矣總之命門爲先天之氣本于始生爲生氣生血之根本非草根樹皮所能補者藥餌入口從胃氣敷布然後輸入腎藏卽係後天飲食之氣所化但能補益藏腑不能補益先天故前人加入地黃丸者不特附桂一氣一血卽車前牛膝亦是一氣一血知母黃栢亦是一氣一血一氣一血者俱入兩腎而非命門也以命門爲陽者此命門與兩

腎分陰陽則命門爲陽兩腎爲陰命門爲始生之根本即是萬物資始之乾元故爲元陽象坎中之一畫也非以火爲陽也如以兩腎分折而論則左血爲陰右氣爲陽亦非以水火分也如專以一腎而論則左腎不獨有精氣亦有之右腎不獨有氣精亦有之精即爲陰氣即爲陽此兩腎各有陰陽故八味地黃丸各補其陰陽也

唐立三　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余曾撰司天運氣贅言已鐫入是編第七卷矣愚意以每歲每候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分五運之主客六氣之主客六者雜聚變化靡窮吾儕在醫喻醫譬如一方中純寒純熱其劑自峻若苦辛相制寒熱雜陳即有所偏蓋亦微矣故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至天符歲會則有中其病者速而危徐而持暴而死之別天符歲會如此可知五運六氣亦須參合以類

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提其綱而難於盡數其目也抑更有釋天符太乙者謂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亦稱太乙之說茲嘉慶元年丙辰乃統一歲者太羽水運上半歲又值太陽寒水司天已爲天符矣而初之主運值太角初之客運值太羽初之主氣又值厥陰風木則是六者之中三寒二風惟初之客氣值少陽相火一火孤立幾爲羣水所掩初之運氣天候應寒也正月初九日丙辰又天符之日水寒會聚余於去冬曾與隣金子東屏胡

子誠齋謝子山喬暨同道唐子迎川周子思哲朱子澗溶以及門人王文海輩談及是日防受寒邪不意至期果於雞鳴時烈風震屋積雪盈庭及午雪益密紅爐不暖繒纊無溫抵夜風更壯即重裀毳幕不啻大荒冰窖矣迨詰朝風少息然寒威凜冽吹氣成凍不獨貯水缸罈插花瓶缶一旦都爲冰泐甚至烟筒酒甕無不凝冰耄耋之老皆云有生以來未遇如此嚴寒諸隣友謂余曰推之何精也余亦未料如此其驗也因而追溯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炎暑酷烈中

暍而死者難以僕數試亦以運氣推之乃少徵火運而值巳歲所謂歲會也大暑後少陽相火在泉所謂同歲會也維時乃三之運四之氣客氣又值少陽相火則是七者之中火居其四至於主運少宮客運少商主氣太陰濕土五行中全未見水有陽無陰可謂亢害之至矣於是益知運氣之說不可執一而論當以六者之中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寒互相參究自無不驗縱不必偏甚若此始能獲應亦須以此六者主客太少何勝何遜何遠何近窮究其微必有曲

驗即此癸巳丙辰二歲可徵也再試以本年他運他氣推之除五行錯雜不甚偏乖者無庸瑣述小滿後交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與歲運司天相合且三客運氣之中客氣最爲切近是時應有寒徵又小雪後交終之氣主運太羽主氣太陽寒水與歲運之太羽三水會聚惟是主運主氣不過時令之常非比客運客氣加臨變化顯有異徵耳十一月十五日丙辰益以天符之日寒應倍之茲乃時當夏仲衣必纊綿三之氣亦已驗焉前撰贅言可詡未謬試再觀終之氣

何如五月望日識

吳醫彙講卷十一目錄

周省吾

三焦說

命門說

陰陽常變論

中道說

三百九十七法考

吳醫彙講卷十一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周省吾名自閑性常熟縣宴清橋輯醫論會通運氣則二書未刊節錄數篇附梓是集

三焦說

三焦有形無形之說越人華陀王冰東垣皆曰有名無形餘則或言無狀或言有形紛紜無定愚意當以無形之說爲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此三焦定論也以其無形故舉功用之相似者以比擬之也霧類乎氣決氣篇所謂若霧露之溉是也考漚瀆二字之義漚漬也漸也漸漬之使柔爛也則漚者狀腐熟水穀之義謂漸漬以化也瀆濁也通也所以通垢濁也則瀆者狀分別清濁即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之義也其三焦字義亦屬無形蓋火灼則焦火即是氣以少陽爲相火即取焦字之義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下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

之後、泌糟粕、蒸津液、化精微、爲血、以奉生身、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廻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水穀者、居於胃中、成糟粕、下大腸、而成下焦、又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五味篇云、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細玩經文、曰出於胃上口、出上焦之後、曰成下焦、曰胃之兩焦、皆見無形體之意焉、而細繹經旨、即營衛之氣所從出、其職司功用、莫非氣之所爲、故中藏經曰、總領五藏六府營衛經絡、左右上下之氣

也至本藏經脈正藏六忌直結之說者孫東宿謂五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獨三焦無合故附膀胱而言非謂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論勇篇理縱理橫之說不過言其人之軀殼上下通體如此故以三字貫之而借焦字助語成辭與五味篇所云胃之兩焦句法相倣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觀之則三焦縱橫之句亦可不必拘泥矣使必以無形之說為悞豈越人華陀其才智反在後人下耶

命門說

命門者人身之眞陽腎中之元陽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後世立論有謂在兩腎中間者有惑引七脊之旁中有小心爲命門者至謂其形如胡桃尤爲荒誕夫越人倡右腎命門之說而後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從有命門之說乎其意以陽氣爲重人身左血右氣故歸之右也人之每藏每府各具陰陽腎爲一身之根柢元陽爲人身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門治法亦惟溫補腎陽而已別無他法也故虞天民兩腎總號命門之說最爲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

則左水右火、合而言之爲水火之府、陰陽之宅、及命門總主乎兩腎、兩腎皆屬於命門之論、至以子腸當之、又於理未安也、孫東宿以生氣立論、其意頗合、竟指爲先天之太極、亦非也、近時靈胎徐氏、謂腎之有兩、則皆名爲腎、不得名爲命門、蓋腎爲牝藏、其數偶、命門之義、惟衝脈之根柢、其位適當兩腎之中、眞可稱爲命之門、不得以右腎當之也、夫以牝藏釋兩腎、其說最的、以衝脈當命門、倡論似甚新奇、細按亦非確當、不過執兩腎中間之語、而另開一說耳、竊以爲

兩腎爲立命之門、命門穴在中間、似因腎而得名、越人以腎爲命門、又因穴而名之也、總之三十六難曰、命門者、精神所舍、原氣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此眞上補素靈之未及、惟非皆腎、知腎有一二語、不免詞病、以致後人辨論紛紛也、

陰陽常變論

陰陽者一氣所分、宜平宜合、忌偏忌離、或爲對待、或爲流行、有會處有分處、本相生亦相尅、天地萬物無一可以去之、其理之精微實非易言者也、考之醫籍

或謂陰易虧而陽易亢務以益陰爲先或謂陰主殺而陽主生必以扶陽爲重若此之類各有至理而均非定論何也以未分常與變耳試以四時晝夜核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兩分焉而毫弗參差夜則爲陰晝則爲陽總計焉而纖無多寡此陰陽之常也以天地之變論之時或亢旱即陽盛陰虛之象必有待於甘霖時或久陰即陽衰陰盛之徵是有賴於皎日此各執其說者亦有至理也以人之病論之水虧火旺非清涼無以救其燎原既不可專以陽爲重氣脫神

霾非溫熱無以消其陰翳亦不可獨以陰爲先非偏執之見均非定論乎考之先儒語其大綱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爲流行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爲定位言其體用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惟兩故化合而後能遂也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隨時變易迭相爲用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顧陰之爲道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陽之

爲性宜於潛藏不宜於發洩若夫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似乎以陽爲重及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又謂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不貞則無以爲元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又不必以陰爲輕則先儒之說未嘗偏輕偏重也故陰陽得其正則平若權衡陰陽失其和則反如冰炭

自其變者而觀之陽主乎熱陰主乎寒不可混而爲一自其不變者而觀之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豈可分而爲二且陰陽互藏其宅故傷其陽卽及其陰傷其陰亦卽及其陽陰陽消長無窮故陽之退便是陰之生陰之退便是陽之生內經亦曰陰陽之道如環無端是也如曰陽能生陰陰則不能生陽豈理也耶且果穀草木有生於春看載於秋者亦有生於秋而成於春者惟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長耳要之論其常則毫釐不可輕重如其變則剛柔大

有懸殊所以寒極則凍而死暑極則熱而斃過則主乎殺也晴明物亦榮雨露物亦茂和則主乎生也惟今人之體偏勝者多在乎臨證者於向來偏執之說毋詆其短善用其長可也陰陽之理非一言可以盡之也

中道說

中之爲道無所不涵無所不徹推之醫理尤不可忽蓋萬病由於乖戾用藥惟以調和益其不足損其有餘溫涼攻補必歸於中而後可夫中者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之謂也故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爲中愼勿固執且同一病而此則如此爲中者彼則如此而又非中無窮活變故中者如權之稱物如鏡之取火少越焉太過矣少退焉不及矣總在當機之順應也醫之中道非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謂中病卽是中中病而毫無偏倚毫無過不及卽是至中是以補如參地瀉如硝黃熱如姜附寒如膏連散如麻桂毒如蝍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平時窮理

精而辨症明則臨病自生變化能統萬理於一原自能通一心於萬事也嘗怪前賢往哲代不乏人其聰明才辯之資縱橫反覆蹈奇入險固皆醫林之傑也然而適中者寡矣書曰允執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也醫雖小道何獨不然

三百九十七法考

仲景傷寒書爲叔和編次已失其眞卽林億校本亦已難得今世所傳惟成無已註釋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七法莫不津津樂道而究鮮確指汪苓友亦云

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張孝培傷寒類疏桂枝湯服後至以助藥力爲一法溫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稱與諸家不同顧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趙開美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於每篇之首註共幾法先則節錄原文開明第一第二次於原文之下復列一二三之數總計全書治法瞭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億今之傳本亡之者殆爲無已所刪乎後人未見宋刻茫然不曉如王安道亦未之見也　國朝王晉三雖於每方之下註以

各法亦不過繼張孝培汪苓友之志而愛禮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爲註書不應改移止宜就文辨論如朱子之賢闕文錯簡皆仍其舊無已何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訟也

僕先祖笠山公精于醫理博及羣書臨症之暇靜坐小齋手不釋卷雖至老不倦于暮年採取諸同學高論輯成吳醫彙講行世舊存見聞篇什及諸公送來佳作　先祖必反覆細閱再商

之二三老友考訂盡善方始付梓是以採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復不少緣集行海內同人之公論繫焉不苟採選可見　僕先祖愼且重也選至十一卷周吾省先生佳章之後忽抱沉疴于辛酉歲辭世迄今十四載矣痛音容之已杳幸彙講之流傳慶耆僅守遺板即以十一卷第八頁吾省先生佳作爲止慶耆年幼無知不能克承家學醫林典籍未經探討雖承佳章　賜教不敢續入集內所以遵　先祖愼採之遺意也

爰書數語附于簡末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孫男慶耆百拜謹識